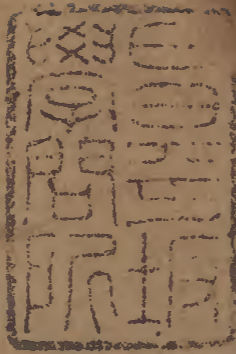


春秋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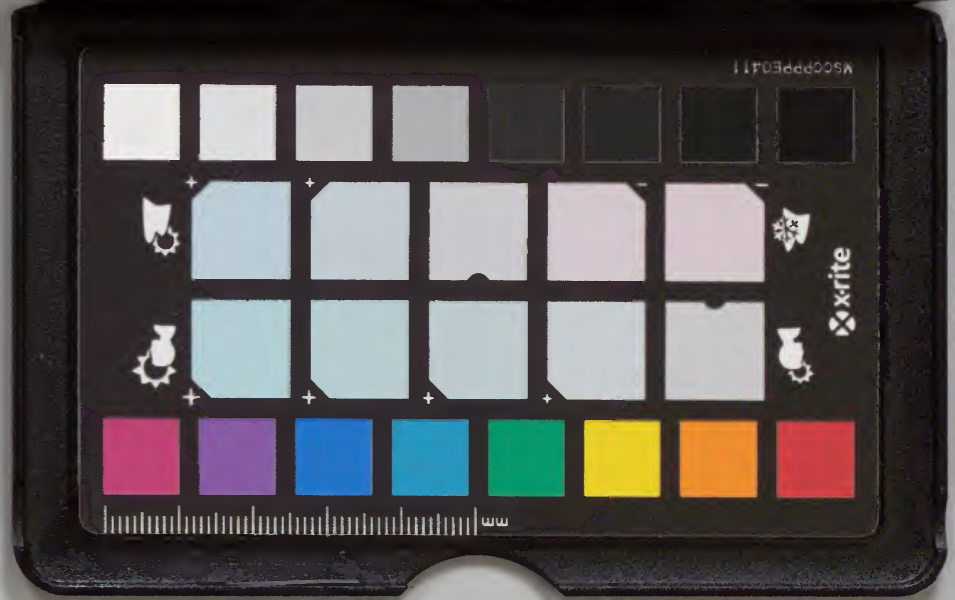
四ノ七



漢書門			
八	一	六	類
四	三	函	架
冊	冊	冊	冊

内閣文庫			
三	八	漢	
七	四	書	
五	一		
函	六		
九	冊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416	
冊數	4 (2)		
函號	275	4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春秋要解卷之四

吳興嚴自完叔瑜父

慕輯

沈士冲彦升父

沈士端彦方父

費景輝孟孚父

王在初哲生父

校閱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姚承菴曰按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

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則閔公乃共仲所立者故不書即位

齊人救邢

廬陵李氏曰按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為矜其

春秋要解

卷之四

盛則救兵不貴于將卑師少此書人者其亦桓公未力于救患也

姚承菴曰救未有不善者况卻狄之救乎此齊桓攘夷一善事也經曷以書人或以去冬十月狄伐邢今春正月始出師耶觀後二年次于聶北則其情可見矣謂將卑師少者稱人者非也

救如救焚拯溺盡心力而為之稍有急忽便不成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汪氏曰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戕於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于外八月而後葬莊公之薨至於十有二

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姚承菴曰薨至是十有一月矣而始葬由權奸潛謀而國主之孱弱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姚承菴曰是年公僅九歲耳慶父握外權哀姜為內主蓋利其幼立之唯恐季友之復歸也誰為啓誘而使盟齊侯于落姑耶愚料此時慶父哀姜雖專國政然魯必有不當權而忠于國如石蜡其人者深謀秘計告之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召閔公與會使若復季友之意出于齊不出于魯故盟以要其從而使魯復之桓公又使召季友于陳閔公次于

即以待之若不敢違霸王之令者然季友以是歸于魯慶父
哀姜亦不能去之耳春秋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下書季子
來歸蓋深幸魯之猶有為是謀者

季子來歸

范氏曰言歸者明實魯人也國人懼其遂去今得其還故皆
喜曰季子來歸

張氏曰邦之杌隍有親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過惡於初萌子
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其罪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
閔公之請而召之歸魯春秋從諸侯昆弟之例特字之而書
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為國之輕重而叙魯人喜其來歸之

情也

姚承菴曰稱季子者賢之也然其始不能防叔牙之萌制慶
父之逆雖酖牙而般猶弑也即復歸而閔猶弑也然則何賢
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篡即在莊公問後之時矣唯酖叔
牙以奪其心立子般以定其位即圍犂賊般于掌氏卜齮賊
閔于武闈然季子猶得奉僖適邾而入立而哀姜孫于邾慶
父奔于莒終不敢篡莊公之統而奪之國秋毫皆季子力也
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而特書其來歸者所以賢季子而
全其節也

冬齊仲孫來

春秋要解

卷之四

三

陳氏曰書來譏也仲孫之來覘魯也莊公薨子般弑閔公幼落姑之盟嘗請於齊僅能復季子而已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正憫然使人以覘魯曰是可取乎桓公伯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為利書來不書事所以病桓也姚承菴曰仲孫之來為魯事然使齊桓誠有恤難之心討慶父之罪不使旋國聲哀姜之罪不使當國則閔可無弑而魯事定矣何消遣仲孫來得唯遣仲孫省視是為霸者之心霸者之事耳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汪氏曰齊人遷陽以力逼而遷之也不地者自是不復見也

姚承菴曰齊以威力逼陽使遷以從已故稱人書法與齊人

降鄆同

邢遷夷儀自遷以避狄也齊人遷陽逼遷以從已也

說春秋者類以齊桓主霸戰伐不煩師旅以將卑師少而稱人則齊人降鄆齊人遷陽亦以將卑師少故耶愚謂凡戰伐稱人者皆人之以示譏也不得獨私齊桓而異其說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永嘉呂氏曰魯禘非禮春秋書之則不勝書於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書之

姚承菴曰細味吉禘于莊公五字是魯臣子謂喪制已畢可

以從吉遷莊公主入禘其所自出廟故不曰禘于莊宮曰禘于莊公耳抑知二十二月未可從吉莊公主未可入廟而禘亦非魯之所宜行乎
成王未嘗以郊禘賜魯伯禽亦未嘗受郊禘之賜也唯是成王幼時周公或攝行此禮傳之後代遂謂嗣周公者亦可以行此禮故僭用之若三家見魯八佾亦八佾見魯雍徹亦雍徹不知其為非禮耳漢趙伯循附會魯禘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程子亦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而傳訛以至于今可慨已朱子曰春秋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此言極有分曉敢妄訂千古相傳之謬

秋八月辛丑公薨

張氏曰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弑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掩也

姚承菴曰照下孫邾奔莒看便見閔公之所由薨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姚承菴曰哀姜欲致國于姦人慶父忍兩殺先君之子嗣其惡豈減于文姜哉唯是文姜孫于宗國非削其姓氏不足以

見其罪哀姜孫于邾其罪狀已著而姓氏可無削耳傳謂不
去姓氏降文姜也豈其然哉

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身負淫行弑謀二大惡畏齊伯之討
耳然終縊于夷儀天道哉

公子慶父出奔莒

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
以嚴佚賊之書也

姚承菴曰莊公將薨之時苟非季子在側則叔牙必已行其
謀閔公被弑之時苟非季子在朝則慶父必已奸其位一使
俛首而飲醢一使出奔而就縊可謂非季子力哉然恨是時
不明正慶父之罪而且立其後耳或曰慶父執兵已久勢未
易取然今日曷為其出奔哉似亦畏魯人之討與伯國之誅
也不加罪討于莒而且以賂求焉失邦憲矣春秋畧慶父之
死不書閔公之葬其亦有嫌於季子歟

冬齊高子來盟

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
魯

姚承菴曰仲孫但書來見徒來覘魯國之事體不能弭其亂
也高子書來盟見實能定魯國之要約故能靖其難也比事
以觀賢否自見

魯危而復安內則季子外則高子故皆以子稱

十有二月狄入衛

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心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忘政習實為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為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正書入也

姚承菴曰狄深入華國罪不容誅唯是衛積淫亂已久國虛無人為狄所深入則其所自取耳狄人不有其地故得城楚丘以再立

鄭棄其師

家氏曰不責高克而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不足責也

姚承菴曰左氏未嘗言禦狄比事以書想是鄭文惡高克見衛有狄禍借此名出之境上耳然未聞以師為戲者書曰鄭棄其師其君之罪惡甚矣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陳氏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狄伐邢於是三歲矣桓
 公足以攘狄而宿師聶北玩寇以待其弊故言次譏之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陳氏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狄伐邢於是三歲矣桓
 公足以攘狄而宿師聶北玩寇以待其弊故言次譏之也

春秋要解卷之五

吳興嚴自完叔瑜父 纂輯

沈士冲彦升父 沈士端彦方父

費景輝孟孚父 王在初哲生父

校閱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姚承菴曰不書即位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陳氏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狄伐邢於是三歲矣桓

公足以攘狄而宿師聶北玩寇以待其弊故言次譏之也

姚承菴曰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二年冬狄入衛又移師于邢其勢蓋甚猖獗矣齊桓有志于救當如救焚拯溺可以存邢於未潰乃約宋曹之師次于聶北何為者致邢不能支而就三國之師故經文先書次于聶北方書救邢以譏其緩然邢當蹂踐之餘不復可立國矣賴三國之師具其器用而遷之夷儀而又為之築城以居以存今日尚存之祀以過他日狄人之攻是其績亦不可泯也故經文書邢遷于夷儀又復提三師城邢以著其功蓋齊桓之功過自不相掩而聖人之錄功錄過亦無一毫假借滲漏于其間也是之謂春秋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臨川吳氏曰邢人賴諸侯救援之力衆雖自潰而非為狄所入也諸侯逐退狄師然邢國遭狄人二年攻伐之餘不復可立國故諸侯之師具器用而遷之於夷儀然後邢得以復存邢自欲遷故不曰遷邢

姚承菴曰此邢之自遷也抑諸侯助其力而遷之者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臨川吳氏曰邢即夷儀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之所在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也

高氏曰始緩於救邢過也卒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過

亦不以過掩功功過不相掩是之謂王法

姚承菴曰邢遷于夷儀夷儀即邢也城邢者城夷儀以立邢國也然非諸侯之師不能也故再舉三國之師以著績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姚承菴曰文姜弑桓公得逃刑辟而淫縱已甚使魯三十四年濁亂昏迷卒釀哀姜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殺哀姜于夷取其屍歸于齊可謂能討魯賊而正綱常于天下矣魯蓋重有賴焉者是之謂伯討

觀齊人以歸語分明取其屍歸于齊自非魯人之請不復歸諸魯也故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曰至自夷

再觀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書法則知此所書以歸者誠歸于齊非歸于魯也

楚人伐鄭

孫氏曰敗蔡入蔡稱荆來聘始進稱人伐鄭又稱荆今日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自此十數年侵伐用兵皆稱人焉

姚承菴曰荆必改號為楚故稱楚

莊之世荆嘗伐蔡又嘗伐鄭矣然其國亦多難不能自逞至是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難楚之勢于是復強乃興伐鄭之師是其漸有不可長者故經稱人以伐以著其惡且

為下文伐楚盟召陵起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張氏曰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

姚承菴曰此會謀救鄭是攘夷安夏大義舉

邾稱人者國小之稱也然向不與盟會而一旦與焉豈以夫人孫邾畏魯之討故耶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張氏曰楚人陵駕上國公與邾同會于榿以謀之魯未兩月僖公遽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霸而撓一時之利足以見

僖公之罪矣

高氏曰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既會而敗其師非禮也

姚承菴曰魯惡邾專為邾受夫人故然既會于榿則亦已矣不請于會而輒敗其師于方會之後是則魯之過耳

榿之會無師也今書公敗邾師要見會後魯即舉師加邾邾亦興師出禦為魯所敗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高氏曰書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衆而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於莒而卒至興師詐戰以毒鄰國友主

此戰且謹而日之所以深責之也

姚承菴曰莒人納魯之賊不能殺反責賂于魯而興師誠可罪也然魯獨不能正辭以責其非乎季友專主魯政親帥以敗其師又獲其主將恐非以禮止亂之舉也春秋之義不貴幸而勝不貴幸而獲書敗書獲而貶自見矣

友醜叔牙縊慶父是魯公子中表表者胡亦帥師為此舉耶自是叔牙子公孫茲帥師會齊宋等國侵陳慶父子公孫敖帥師會諸侯之師救徐而三家帥師不復顧忌與魯相終始皆友之作俑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王氏曰不稱姓則許齊桓之能殺不去氏則罪僖公之受葬姚承菴曰夫人淫行齊國恥以為子故春秋特去一姜字以著淫婦見絕之實譏魯人之可以無請也然則當如何藁葬死所可矣

玩齊人以歸之文則知不歸于魯玩喪至自齊之文則知不
至自夷此自秋七月至十有二月閱歷三時之久也說者謂
齊以其屍歸魯誤矣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姚承菴曰此齊桓合會櫜之諸侯以城之者也不言桓公又
不言諸侯若魯自城焉者不與齊桓之專擅焉耳詩曰王命

仲山甫城彼東方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姚承菴曰書夫人姜氏孫于邾書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誅絕之義明矣其葬一無所貶蓋不必復加貶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薛氏曰虞啓晉伐下陽非虞則晉不能伐虢滅虢則虞非虞之有也先虞於晉虞之罪也

茅堂胡氏曰滅下陽者晉主謀也而以虞首惡何哉春秋誅惡皆罪其與之為惡者

姚承菴曰晉雖垂涎于虢然非虞假之道其能飛越耶今虞受賂而助師是先導為主也書曰虞師晉師滅下陽蓋深罪虞之滅虢併以自滅也故此後並不書滅虢滅虞但書晉人執虞公若曰此獨夫執之而已是夫子春秋之筆

虞貪利為晉所愚故首虞然愚虞滅下陽取虢以取虞其惡豈可勝誅哉書師書滅春秋固未嘗末滅晉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杜氏曰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

姚承菴曰楚人伐鄭駸駸乎意窺中國矣此不可不深為慮者幸齊桓主霸聲及江黃之間二國願來歸附齊宋因與結

盟焉蓋二國迫近楚境遠交此二國則吾之勢張而可絕楚之援矣此齊桓攘夷安夏一大規略唯宋與盟而不他及者不煩諸侯也

當時狄入邢衛楚又伐鄭中國幾不能支齊桓此等盟會得制馭蠻夷大機括此卒能成安攘之功也

冬十月不雨

姚承菴曰僖公志在恤民故每月不雨必書以見其勤

楚人侵鄭

張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願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為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為事必未能制

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姚承菴曰去年伐鄭今又加兵焉暴惡甚矣故書人書侵下文有次陘之師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姚承菴曰每時首月書不雨見僖公無一時不在斯民也為下文六月雨起

徐人取舒

林氏曰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於中國也故書人書取

姚承菴曰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正謂徐

之取舒有裨于中國故耳蓋徐戎共為魯患是其所可罪處而取舒以孤楚黨是其所可與處春秋予奪人固不一而足也

六月雨

姚承菴曰歷三時不雨此月雨是民所甚喜可以紓君之憂者特書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汪氏曰去年盟以定其交今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姚承菴曰齊桓志在伐楚宋魯鄭衛同盟已久然未敢即聲其罪也必待江黃皆至而後定計出師故去年盟于貫今年會于陽穀先攜其黨使不為援一舉以致其服茲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故春秋于貫之盟陽穀之會皆特書以著與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杜氏曰涖臨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來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

姚承菴曰據左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是齊有意乎魯之盟也魯君何以不與豈于檀會後公敗邾師自反而不縮故耶

涖者居官治事之稱如齊涖盟云者專為治此盟事而往也

唯公子友可信于齊可治其事故魯使之而齊信之來年公與齊會無一間言者以此盟故耳

楚人伐鄭

姚承菴曰元年伐二年侵今年又伐楚于鄭何相陵之急也伐楚之師不容緩矣

楚比年伐鄭齊不救然于櫪于貫陽穀之盟會皆是為謀楚救鄭計故鄭伯欲成于楚孔叔謂齊方勤我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涇

朱子曰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故夫子稱正而不譎蜀杜氏曰楚之病中國久矣齊桓患其強暴是以會諸侯欲伐而攘之猶懼楚勢之強思全必勝之功故先侵蔡以震其威而後伐楚是則齊桓用兵之心淺於蔡而深欲圖楚也兵至蔡而潰桓公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以此知桓公志於伐楚而不在於侵蔡也

姚承菴曰楚病中國齊桓志在伐之久矣然畏其強暴未敢先聲以啓侮也唯時蔡服于楚姑以侵蔡召諸侯先加于蔡蔡潰而兵即加楚焉故書曰遂伐楚言其志不在蔡也及伐楚而且次于涇使彼自款求盟焉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勝於戰伐之功萬萬矣桓公此舉為節制之師夫子春秋所亟

與者須深玩一遂字

細玩此條書爵書侵書遂伐書次之意皆夫子所深與者蓋齊桓攘夷安夏一匡天下大機括正在于此不得于此猶譏其專也

夏許男新臣卒

姚承菴曰許男從會卒于師可也疾不能從歸卒于國亦無不可者何必苛責哉必責其卒于師乃為得正而斃恐非忠恕春秋之旨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蜀杜氏曰齊桓伐楚使管仲責之其言正而不譎是以未加兵而強楚自服故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明桓公兵不血刃而楚人聽命于師也桓公退舍而與之盟故言盟于召陵亦以見齊桓仗禮義而服楚也

姚承菴曰齊以楚之猾夏聲罪致討然持重而不輕進深入但次于陘以待其自來楚誣于義使屈完來盟于師是時齊即退師于召陵與為盟焉若曰既來服義即退亦不為怯也此書法總是與齊桓之善師服楚處嘉屈完意當於書法外見之不可插入為偶

齊人執陳轅濬

南軒張氏曰桓公召陵之盟仗王室之事以責楚亦可謂義

矣而執陳轅濤塗之舉旋踵而起此皆歸之遽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之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矣

姚承菴曰齊桓次陘之師召陵之盟何等名正義立可服天下之心持此不斲豈直霸而已哉乃其旋師也以陳轅濤塗一言之誤即執之以洩其憤且及江黃以伐陳使人稱是師也何師哉量隘而莫容憤凝而難釋是為霸而已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汪氏曰書及者蒙上文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及之也

姚承菴曰及及江人黃人伐陳可見齊宋諸侯所不與矣且

江黃可藉以伐楚也其可引以伐陳耶

據濤塗之意不過欲免其國師從之搞擾耳何罪之太深執其人而併伐其國耶及字從執字來言已執濤塗憤猶未洩及江黃之師皆返自陳而即伐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姚承菴曰伐楚本是齊事然公與此會則與有榮矣故前書公會齊侯云云此書公至自伐楚

莖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

陳

姚承菴曰陳之罪獨在求免資糧扉履耳齊桓何惡之太甚已執其臣再伐其國而復加以兵耶故貶書人而稱侵魯不能解使公孫茲帥師過矣

看此條上書帥師下皆書人便知是罪其侵陳非將卑師少之說也他倣此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啖氏曰稱晉侯言申生之無罪也

姚承菴曰世子縊於新城斥言晉侯殺者何前有讒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

莫親於父子也嬖一女子忍死其世子而不恤可謂有人心者乎哉

杞伯姬來朝其子

高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尚幼穉如之何而勝朝乎

姚承菴曰世子國之本也伯姬歸寧成風不得攜國本以行杞伯任其攜伯姬敢攜以朝于公公受其朝而莫之止皆非禮也春秋書此叅譏之

夏公孫茲如牟

姚承菴曰桓之世牟朝于魯魯未嘗答也公孫茲意在娶請

命以往實自行已事耳故書如牟以著譏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范氏曰齊桓尊崇王室綏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

姚承菴曰當日首止之會分明王世子不稟王命而出齊桓亦不請于王但率諸侯以會王世子者然惠王以惠后故將廢世子鄭而立帶其勢蓋岌岌矣不一匡之可乎而桓獨計王心已蔽溺之甚矣議之於朝覲貢之以諫辭皆不能必其從也莫若為會以尊王世子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則雖以惠后之愛天王不得以行其私而終可不易也此是桓極善處君臣父子之間所謂一匡天下之最可紀者胡氏謂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此言足以斷之

世子天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矣齊桓首止一會定世子於危疑之際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而王室以寧天下不搖所謂治之於未亂者故春秋深大其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范氏曰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程子曰世子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

春秋要解 卷之五
姚承菴曰會世子之禮已畢復與諸侯為盟蓋約諸侯同翼戴此世子也此殆亦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者歟故春秋再書首止以嘉與

鄭伯逃歸不盟

杜氏曰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使叛齊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

家氏曰鄭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待既盟乃去然後於義為盡安有執王私命逃諸侯而遂去者乎

姚承菴曰按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分明是個亂命鄭伯其曷以從之從亂命而違大義此莫逃諸侯之共討也

凡人不可一萌私念私念一萌而極其所之即親如父子將忍為戕賊而莫知恤矣况於家國乎觀惠王私嬖叔帶恨齊桓首止之盟之定世子也忍撫鄭以從楚甚間中國其究不知若何幸齊桓亟討逃歸之罪必王人來會鄭伯乞盟而後已此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為人君父者尚事誠意正心之學以遏邪萌毋貽天下之亂本哉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高氏曰齊侯自侵陳之後已起諸侯之叛心至是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為寇中國之兆

姚承菴曰稱人稱滅深罪楚也書弦子奔黃其以罪齊乎
 楚雖盟于召陵豈其志哉齊桓執濤塗侵陳已啓諸侯之叛
 心而首止之盟惠王又出撫鄭從楚之語楚必探知之而鄭
 亦必忠告之矣故楚人敢為滅弦之舉耳然弦不服楚而奔
 黃是尚可救也桓是時能討楚以復其國豈不足立中國之
 威制楚之橫哉釋此不為而啓救鄭圍許之紛紛至楚滅黃
 而憑陵之莫制于貫陽穀之誼安在哉此為霸而已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程子曰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姚承菴曰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虢已亡矣故
 書滅下陽于前而書執虞公于此若曰虞之滅不待此時也
 奪去正爵曰公執云者獨夫之辭耳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姚承菴曰齊桓會盟諸侯翼戴世子而鄭伯辟義逃歸是以
 執言以致伐鄭未服罪故圍新城以困之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汪氏曰書遂救者美其赴難之甚速若所謂被髮纓冠而往
 救之者也

家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而救許所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

姚承菴曰觀楚人圍許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則可証鄭之私與楚通矣是時齊桓即令釋鄭而救許得討罪極急之義故書諸侯遂救許以深與之

侵蔡遂伐楚者志本在楚一乘蔡潰而遂伐之也諸侯遂救許者志本在鄭一聞許困而遂救之也二遂字不同然皆是齊桓之妙用處

冬公至自伐鄭

姚承菴曰志至者大伐鄭之舉而志之也不嫌出外之久

七年春齊人伐鄭

姚承菴曰前已致伐且圍新城矣即釋圍救許而師返是亦可以已焉者齊侯必求其服又再舉師焉過矣故春秋據鄭之不服罪也書曰伐而據齊之復加伐也書曰人

夏小邾子來朝

姚承菴曰左無傳諸儒謂即郕黎來也齊桓請王命進之爵故稱子

鄭殺其大夫申侯

臨川吳氏曰鄭伯因惠王撫女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盟故齊興問罪之師鄭能服罪則齊師退矣今不自下齊而乃歸

罪于申侯蓋信讒而頗于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
殺大夫之罪

姚承菴曰據左傳申侯者反陳轅濤塗之言以間于齊侯與
之虎牢之邑者也今鄭用濤塗之譖以殺申侯則重得罪於
齊矣而乃云說于齊不自相矛盾耶愚謂此時鄭內主于王
外憑恃于楚怒齊之再加伐也故殺其所賜邑之大夫以洩
憤耳觀下鄭世子會盟有子父不奸之說鄭又必待王人會
盟乃始乞盟則其情可見矣故謂鄭殺非其罪之大夫以怒
齊可也謂信濤塗之讒殺非其罪之大夫以說于齊不可也
敢訂傳之誤以質高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姚承菴曰據左傳謀鄭也齊桓因管仲之言辭鄭太子之會
矣今春秋乃列鄭世子華于會且與其盟豈深惡鄭伯之逃
義而亟與其世子之進耶抑謂鄭世子不宜與此會盟春秋
故列之以罪齊耶皆不可曉

又按左傳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則太子宜從父之命也
乃其言欲去三族且曰我以鄭為內臣自為主張若無父者
然管仲云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又云子華求介于大國以弱
其國齊桓亦云有釁可從要見子華之來非由鄭伯之使也
疑當時鄭伯內主王命外恃楚援負固而不服而子華素與

父有隙乘此來就齊盟齊侯幸釁而與其盟故管仲有子父
不奸之說耳鄭伯既見太子之與盟又見王人之來會無復
可主故始來乞盟此其前後情事可據傳而想見者若謂鄭
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其事似不如此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姚承菴曰修聘以勤霸國之好始此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
盟于洮鄭伯乞盟

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為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共聞
豈有一年祕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時有疾襄
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有為襄王謀者
故遣下士告難于齊桓公于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
與盟但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為此事而來故亦與盟
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則齊桓此會此盟之力也
姚承菴曰鄭伯逃首止之盟全是狗惠王之邪心不欲定世
子也今見王人來會齊桓再會諸侯以定其位襄王將嗣為
王鄭故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焉乞有哀懇必求容之
意亦可醜矣總由其不知大義故至此耳此乞字正與前逃

字相應看

王人不來盟鄭伯必不來乞盟以是知寧母之盟鄭世子華與焉必非出於鄭伯之使也左傳誤矣誤矣

夏狄伐晉

襄陵許氏曰晉時強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

姚承菴曰晉何犯而狄伐之狄其狄而稱伐所以深著其猾夏之罪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劉氏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自成風始矣之所由失也

姚承菴曰上句是喝起語下句是實其事也致字下得極妙妾與夫人之分相懸甚矣僖公因禘于大廟時尊妾母成風為夫人以正其名于國中是之謂用致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姚承菴曰崩而不赴葬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姚承菴曰宋公與魯會多矣何卒而不葬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姚承菴曰宰周公承襄王命來賜齊侯之胙蓋答首止于洮之雅意也是故齊侯乘此復會諸侯于葵丘將申明五禁以

示尊王之大義此會之特善者

秋七月己酉伯姬卒

姚承菴曰此無可考但書之冊則必其所以治喪葬者或戾其禮制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汪氏曰齊桓初會首止以尊王嗣而定天下之大本繼會于洮以謀王室而安天下之大勢今會葵丘又明王禁而示天下之大法五霸桓公為盛而桓公之會葵丘為盛宜春秋備書之

姚承菴曰讀孟子所載五命之辭則知桓公此會此盟大有功於王室此春秋之所亟與也故月日以特志之稱諸侯者前日而後凡也

此盟以前楚與戎狄非無來侵者而赫然出師為救為城為伐小國俱有所恃而無恐此以後則任其侵而不救即有救而不力而霸業漸以衰矣惜其始振奮以安攘而終壞于一念之侈懈也論者謂葵丘未會時如自朔至望之月葵丘已會後如自望至晦之月誠然哉

甲子晉侯詭諸卒

姚承菴曰晉獻嬖一寵姬釀莫大之禍色慾之蠱讒嬖之構可畏哉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蜀杜氏曰曰殺其君之子猶曰晉君之子爾雖立為君春秋不成之為君也

姚承菴曰其君之子四字是夫子特筆只此四字而晉獻首惡之罪案定矣殺梁國人不子也一句極善發明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廬陵李氏曰經書公如齊凡十五桓莊之編四書如皆非朝也獨此為朝齊之始

姚承菴曰自莊公為昏事一再如齊後二十年未有復往者
桓公如齊豈嚮慕其霸而乞求為親耶抑列國憚齊有往為朝者而魯不得不往耶

狄滅溫溫子奔衛

蜀杜氏曰弦江黃近楚楚侵而滅之諸侯不救以其尚遠也
今溫實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攘而正之所以病齊桓也

姚承菴曰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後國于溫稱子

閔之季狄伐邢入衛齊桓雖能存之而不加兵于狄蓋時方圖楚未暇也狄自此益肆前年敢伐大國之晉今又敢滅畿內之溫溫子寧奔而不屈齊桓曷為不救哉說者謂其會盟葵丘之後志滿而氣盈誠哉其然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甯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從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孽之變矣患皆在媮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篡弑之罪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矣

家氏曰荀息既許獻公死難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托孤之寄以悟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為之任托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聖人所取特在於不食其言若以事君大節而觀不免猶有所愧

姚承菴曰此亦夫子特筆奚齊稱其君之子謂晉獻私嬖而國人不子也故下一殺字卓稱其君謂里克中立已成其為君也故下一弑字荀息之死死於不食其言蓋異乎世之依違以苟免者故下一及字

書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先正晉獻之罪故且寬里克書里克弑其君卓方正里克之罪又書及其大夫荀息加甚里克之罪蓋里克申生之傳也當時若以正對何至有今日哉雖然晉獻嬖寵已深殘忍弗恤即里克正言恐亦未必能解但恨其不死于殺申生之日乃死于弑其君卓之日耳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姚承菴曰此戎或犯于許故與許共伐之也然當時所宜亟治者非狄乎入衛逼邢伐晉滅溫溫子方奔于衛望援也舍滅溫之強敵而伐遠絕之北戎豈所謂伯討哉齊桓不務德而勤遠畧蓋如此

晉殺其大夫里克

姚承菴曰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稱賊然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也獨以其志在重耳懼其又將以已為奚齊卓子也是以殺之則其事與專殺大夫無以異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不與以討賊之辭也

里克中立大不是然殺奚齊又殺卓子亦可大洩中生受譖

之憤矣不知此時妖嬖驪姬曾見二子被殺否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姚承菴曰此夏時八九十月也未宜雪况大雨雪乎故書以著異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高氏曰平鄭父者里克之黨也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謀召重耳是懷貳心以事君也鄭之死雖可傷亦可罪也



姚承菴曰惠公志在得國而無君人之度殺里克將及其黨
平鄭父謀召重耳立之惠公因執以殺之則非大義公天下
之誅戮矣故春秋書以累上之辭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高氏曰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書者合禮故也此會于陽穀
則非禮矣公稔聞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齊侯親見兩國之
事亦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廁於其間何以示待衛
僕從之臣乎

姚承菴曰夫人齊侯之女也宜以時歸寧不宜從夫以行與
兩君之會然夫人婦人耳許其偕行者誰乎許其與會者誰
乎魯僖齊桓罪宜首擬矣

秋八月大雩

姚承菴曰旱宜雩不宜大雩書以志僭

冬楚人伐黃

陳氏曰滅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于貫之盟陽穀之會徒
以亡其國耳

姚承菴曰楚之伐黃為其會盟于齊也齊可無救乎管仲江
黃遠齊近楚之言甚剴切桓公志得而驕不復能聽黃遂為
楚所滅可嘆哉春秋書此蓋深以罪桓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春秋要解 卷之五
夏楚人滅黃

姚承菴曰楚何以伐黃楚何以滅黃始藉其力服楚終不救任其為楚所滅甚哉齊桓之不仁不義也

自此不救黃黃為楚滅後來年狄侵衛又來年狄侵鄭又來年楚伐徐而無復忌憚矣可惜于貫陽穀之盟會首止葵丘之威名之墜於一旦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臨川吳氏曰此狄之強桓公未嘗膺之管仲猶存伯業方盛狄人猶敢肆行伐邢入衛而滅溫况今管仲已亡霸業浸衰則狄之無所顧憚固其宜也

姚承菴曰管仲在日力勸救黃而不聽任其為楚所夷滅况管仲已死能禁狄之侵衛侵鄭耶淮夷之病杞耶楚之伐徐敗徐耶比事而書所以深著齊桓之急荒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姚承菴曰據左傳于鹹之會為淮夷病杞思所以遏之且以王子帶召揚拒泉臯伊維之戎蹂踐京師思所以靖之則是會似大不可已者但不能激奮諸侯爰整義旅攘夷以安杞

春秋要解 卷之五
伐戎以勤王若前日于貫陽穀之盟次陘召陵之師赫然震
懾于天下耳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姚承菴曰七年公子友如齊此又如齊要見魯國之政皆其
主持故其往其來若不聽命者耳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張氏曰城緣陵之事蓋與楚丘同而當是時齊桓拯救諸夏
之心怠矣故經書詳不如城邢略不如楚丘亦輕重之權衡
也

姚承菴曰此當參城邢城楚丘看城邢者邢已遷于夷儀齊
侯帥諸侯之師共城之使就此而自立有同立共拒之意故
特書曰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城楚丘者衛已為狄所入矣齊
侯憫其亡而建之城使居此以中興有興滅繼絕之意而獨
病其專封也故但書曰城楚丘若此緣陵之城雖亦出于諸
侯之力然非城此以共拒也亦非城此以繼絕也特以淮夷
病祀之甚無可柰何始城此以遷祀焉耳觀左傳所書可想
見當日之情事矣傳註云云恐未得夫子所書之旨
城邢是同心戮力做城楚丘是自立主意做城緣陵其事似
同心戮力然其實自家做主不得始為此以塞責焉耳此是

齊桓伯業之漸衰處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張氏曰僖公愛女而使自擇配鄆子聽其使而朝魯請之夫婦之始而不正如此書之所以譏僖公之不父鄆子之不夫季姬之不子且不婦也

姚承菴曰毋論季姬已適鄆子未適鄆子但季姬與鄆子遇于防便不是了使鄆子來朝更不是然此豈季姬所能為哉罪在僖公任季姬之自往耳鄆子亦不足責也傳著三罪恐失輕重之節

重看一及字一使字女子在家從父季姬豈能自及鄆子遇僖公使之也僖公任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故季姬敢使鄆子來朝耳僖公首罪無疑季姬往外與鄆子遇鄆子從命來朝于魯皆非禮所宜有者書之足玷青史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姚承菴曰此有關於天下大故者與梁山崩同特書以紀異狄侵鄭

姚承菴曰初伐邢于衛既滅温侵衛今直侵至于鄭可畏哉攘夷安夏之霸王安在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春秋要解 卷之五
姚承菴曰公十年如齊矣此又如齊五年一朝不過如此
楚人伐徐

臨川吳氏曰徐夷也首僭王楚亦夷也次僭王徐楚同惡者
也因齊桓之合諸侯匡天下徐亦革面而即諸夏以即諸夏
而為楚所伐可悲也夫

姚承菴曰徐雖亦夷然齊桓九合諸侯徐革面而即諸夏且
取舒以通齊伐楚之徑楚故惡而伐之也桓可置之弗聞乎
而可救之弗亟乎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
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汪氏曰桓公倡霸四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今諸侯不
親將而大夫帥師則救徐之役特聊且應之而不冀其成功
也

姚承菴曰救徐極是但不宜次于匡使大夫救之耳然細玩
盟于牡丘書法要見當時諸侯心力已不齊矣必待盟焉而
復次始各遣大夫帥師以行苟無此盟則共次于匡有不可
必者况于救徐乎以是知桓德之衰不足以率諸侯而諸侯
亦各安于惰委兵柄于大夫而大夫自是得專征伐于天下
也諸傳云云恐未得夫子書法之旨

夏五月日有食之

姚承菴曰失日不志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張氏曰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欲楚之必救以解徐也

姚承菴曰厲楚與國也伐楚與國以救徐是力于為救者故稱師伐以伸中國之氣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姚承菴曰牡丘之會本為救徐而出而師統于大夫且未見救有成功故但書公至自會以示意

季姬歸于鄆

姚承菴曰觀此所書則去年季姬遇于防使鄆子來朝皆其未歸時事也魯稱秉禮望國豈宜有此哉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姚承菴曰按夷伯單伯費伯魯之三監天子命大夫也天變不虛生况震在命大夫之廟乎易於震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當時魯侯遇此變不識亦知恐懼修省否

冬宋人伐曹

張氏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伐厲救徐宋襄秉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霸乎于是見桓

德之衰而襄志之私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陳氏曰何以書病齊也齊帥天下之諸侯以攘戎狄存中國也楚伐徐桓公合八國之衆盟于牡丘次于匡以救徐為之伐厲而徐卒敗於楚人不數年宋楚爭盟執宋公以是為盟主病矣

姚承菴曰楚伐徐桓公合八國之師救之矣且伐厲以攻其必救矣然徐卒敗于楚人何為哉夫亦其救之不力耳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陳氏曰不曰以歸罪晉侯也

姚承菴曰晉侯背秦之德來秦之伐宜自反以求止也乃不自量汲汲與秦戰其見獲也宜哉然中國自是有秦患矣說者謂桓公霸衰宋楚秦晉之變遽見為王伯迭興之會其然哉

及秦伯戰是晉之不自量處然秦何至于獲其君哉即不書以歸而秦罪亦不可逭矣各書爵者以秦獲晉侯不得不爵秦伯耳是所謂斥其人以罪之者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姚承菴曰此星化為石也而隕在歲首誠可為大異矣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或問洪範配合庶徵有理否茅堂胡氏曰但不可泥如漢儒牽合附會耳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而襄公被執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而隱公被弑雨木冰而成公季孫被執鸛鶴來巢而昭公出奔豈不是應驗是以人君須克謹天戒

姚承菴曰是月云者春正隕石五已為可異而六鷓退飛又在是月何怪異之警之多也故疊書之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姚承菴曰季友在莊閔之際如何在僖公之世如何皆於魯有大關係故月日以志其卒使後之人通考其行事自見其賢否耳恐不以季友二字為示其褒貶也

此時政自大夫出而大夫世族為多故稱公子公孫以志其卒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姚承菴曰季姬適鄆禮不宜卒而卒之者必僖公愛憐之太過而臨服祭墓有愆于禮制故特書以示譏也恐非書卒奪葬之說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姚承菴曰茲叔牙之子叔孫氏也孟孫叔孫季孫皆執政于魯故皆書其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師氏曰淮夷嘗病杞而齊侯城緣陵以復杞今會諸侯于淮豈非謀淮夷以杜其後來耶

姚承菴曰鄆為淮夷所病故有于淮之會然米城鄆齊與徐且去伐英氏魯季氏在家却擅兵以滅項侯不究季氏

罪反移怒魯君止之直待夫人會于卞始釋而歸請問齊侯此會做得甚事來魯君與此會亦做得甚事來故自此冬十

二月而春而夏而秋備書其事總一結語云公至自會蓋甚傷齊伯之不終魯弱之不振而此會之不足稱也

是時僅能號召耳其實心力不齊大異於城邢城楚丘之時次陘盟召陵之日讀之其氣索然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姚承菴曰齊徐此舉報楚婁林之役也然曷以及英氏英氏

楚與國也舍強大之楚而虐區區之與國何為者故稱人以伐以著其罪

夏滅項

姚承菴曰魯君在外未聞項加于魯何如者季孫胡不請而擅滅之魯君胡不禁而任其滅之魯君不能禁為齊所止宜矣然齊曷不討其臣而魯君見止之後又曷為竟不一問也

可嘆已

據胡傳滅項出自季孫然當是時季友方卒豈其子即統兵柄能滅人國若是其無忌耶按左傳師滅項夫淮之會公方有諸侯之事未歸也何為而取項齊人何為討魯而止公或者君行師從公即未歸而其師因便以取項公亦與知其事者故齊以為討而止之耳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姚承菴曰會淮後諸侯各歸其國唯魯侯以滅項故為齊所止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卞而會之請以釋公此於情為迫切然於禮則未之有也故春秋特書以著譏

九月公至自會

姚承菴曰諸侯有宗社人民之寄魯僖舍國事不理而赴會蓋已十月矣然未聞有救患恤鄰之功但無端滅項為齊所止而幸脫于夫人之一會亦可醜也春秋書公至自會蓋以微事責而深為諱也

桓會不至惟杜丘于淮書至蓋杜丘本為救徐而出不曾救得徐于淮本為謀鄆而出不曾城得鄆故皆書至自會以見意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吳郡李氏曰桓公未興與桓公方霸及桓公既沒為春秋之

世盛衰有三變又就桓公圖伯之初與定伯之日及成功之後其一人之身盛衰有三變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永嘉呂氏曰桓公舍當立而屬公子昭于宋不可謂之正又蔽于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死之後豎刁易牙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長也宋襄伐喪而立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此交爭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為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救之事其義深矣姚承菴曰按齊桓無適而庶子六人無虧居長桓公不知大義以公子昭屬宋襄又許立無虧于雍巫宋襄是以執桓公遺命納公子昭以伐齊

齊桓伯業亦稱赫然於春秋矣乃好內多嬖不明繼嗣之大義既屬公子昭于宋襄又許立無虧于雍巫此豎刁易牙立無虧以拒宋而宋襄執納公子昭之名糾曹伯衛邾稱兵以薄伐也是誰貽之咎哉春秋書伐著齊有可伐之隙而衛邾書人所以人宋與曹著其奉少奪長之不知大義也書法之謹嚴蓋如此

宋襄約曹伯主其事故各斥其人衛邾則從之伐者也故直人之耳

夏師救齊

春秋要解

卷之五

廿四

蜀杜氏曰傳言三月齊人殺無虧則無虧已殺矣今魯以師救之亦以志其緩也

姚承菴曰宋糾諸侯伐齊在春而魯師之救之者至夏方出豈未忘滅項見止之事姑為此以塞責耶春秋傷諸侯之莫救也故書救以與魯然憾其救之不亟也故書夏師救齊以著其緩一字字不苟下蓋如此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廙齊師敗績

程子曰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救績書敗責齊臣也

姚承菴曰宋襄執桓公遺命汲汲與齊戰故春秋書及以正其罪是時齊無當國者莫能敵宋而致師之敗故書曰齊師敗績

曹衛邾雖同宋伐齊而實非其志故宋師獨與齊師戰狄救齊

常山劉氏曰諸侯伐喪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主諸侯滅義夷狄之不若也

姚承菴曰魯師救齊亦謂婚姻之國姑修體面耳况狄乎狄蓋將加兵于中國假此名以為救也然夫子傷諸侯之環視特存不削以深罪中國云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張氏曰桓公自入國以來急於功利志於富彊其處已待人皆不以正心正家為務肉未及寒而廢孽爭國宋伐其喪冢子見殺國幾於亡足以見伯者之不足貴而聖門不道之實矣

姚承菴曰統齊桓行事看儘大有不滿人意者然看其未伯時若何一箇世界已死後若何一箇世界便自知此人之不可少

後 據桓公之霸宜有聲於生前據桓公之所以霸宜貽禍於死

冬邢人狄人伐衛

高氏曰伐衛以邢為首者衛雖有罪邢不當與狄連兵伐况弟之國也

姚承菴曰衛賴齊復存助宋伐齊是為可恨然邢可與狄連兵乎進狄人著衛有可伐之罪先邢人著邢有從狄之非一字字有意義是為春秋書法恐非善狄人之救齊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姚承菴曰滕子不與齊盟失事大國之禮固可罪然宋襄不以德綏諸侯虐小國以立威豈得為伯討乎名滕子人宋而書執蓋深著宋襄之暴以見其圖霸之不終也

當時無王久矣此但論宜執不宜執以評是伯討與否耳不

必說到歸于京師處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陳氏曰人曹邾以貶宋也屬辭疑於北杏曷為謂之貶以明年鹿上之盟亦人宋則未嘗予宋以伯也

姚承菴曰宋襄是盟意在圖伯然所與唯曹與邾何從者之寥寥也春秋於桓歿後姑與之故書其爵然人曹人邾則其意亦見矣

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高氏曰宋襄圖伯而縱容同盟暴虐與國何以求諸侯乎經書鄆子與蔡世子有皆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迹蓋聖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其以人為用也

姚承菴曰鄆子後至而會于邾不能無罪然何賊虐之一至此乎即非宋襄之意然邾人方與盟而敢為此是亦宋襄縱之也春秋志日而不忍言焉惡可知已

秋宋人圍曹

臨川吳氏曰宋襄以威伯曹而與之盟故曹不心服

姚承菴曰曹雖反覆然未盟而執滕子既盟而用鄆子其誰心服乎宋不自反且圍曹焉故書人以黜其伯

宋襄繼齊桓稱伯自春徂秋其執其盟其用其圍如此又三年為楚所執晚矣

衛人伐邢

高氏曰衛不伐狄而伐邢是以人之

姚承菴曰邢連狄為菟圃之役宜伐然衛獨不自反從宋伐齊之非乎故貶而稱人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家氏曰序陳人為首陳倡盟也序鄭于下鄭首叛也此楚人始會故諱公畧齊侯書法特為謹嚴不與夷狄之盟中國也姚承菴曰楚懷侵軼中國之志已久唯是齊桓力為匡攘故不敢肆耳而後桓之志稍衰也滅黃敗徐始駸駸抗衡中國矣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以威定霸諸侯不服鄭與陳蔡最近楚鄭首叛從楚與陳蔡合倡不忘桓德之言以欺齊齊孝不察納之國都而與盟焉魯亦偕之同軟夷夏之防從此潰矣春秋深惡是盟故首人陳蔡以罪其倡謀抑鄭下楚以罪其首叛但志齊地以罪其忘伯而沒公不書且不至焉其所以防夷狄者亦嚴矣哉所以傷中國者亦甚矣哉甚哉齊孝之無知者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卻之已乃與之盟于邢此春秋于此特抑齊于下于後特首齊而稱人也

梁亡

姚承菴曰梁自亡也傳魚爛二字極妙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廬陵李氏曰經書新作二此年及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姚承菴曰僖之世無興作工築之事唯此南門書新作或以
其踰制而上僭耶

夏郟子來朝

姚承菴曰春秋郟不多見唯桓公世取郟鼎于宋此書郟子
來朝耳

五月乙巳西宮災

姚承菴曰西宮或謂小寢或謂新宮皆不可考但災見于宮
廟則謹告為足畏耳

鄭人入滑

姚承菴曰滑與鄭鄰齊桓時嘗與鄭同盟于幽矣今中國無
伯鄭首從楚而長驅入滑何暴橫之一至此耶書人稱入蓋
深著其罪且為天王出居于鄭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平菴項氏曰邢人狄人伐衛見邢之中國狄也齊人狄人盟
于邢見齊之中國狄也

汪氏曰伐衛盟邢春秋皆以狄稱人於齊邢之下而不殊序
所以深惡中國之衰也

姚承菴曰前年邢人狄人伐衛去年衛人伐邢皆為齊故也

齊今為邢謀衛難且與狄人盟焉可稱桓公之子乎故並書人特首齊以正其罪

冬楚人伐隨

姚承菴曰隨姬姓之國在漢東鄰楚楚不得志於漢東唯隨率小國以為拒耳楚今方盛猶未屈服故來楚之伐也然以前楚事不經見于齊盟後來告始書之冊此足驗楚勢之盛漸為恐動中國之計矣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汪氏曰前伐衛盟邢以狄有救患之善故稱人此復侵衛惡其浸以猾夏故舉其本號也

姚承菴曰中國無伯狄得假名義以亂中國然前以衛伐喪之惡有罪可數而且與中國之邢連兵也故稱人稱伐此雖以邢故然自為師也故還其本號而稱侵春秋一字不苟下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張氏曰伯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國而求之於夷狄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序列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姚承菴曰宋襄求諸侯于楚然于齊之盟齊孝實主之故合齊楚而盟于鹿上不知楚固齊桓之所攘伐者今盟楚則亦楚而已矣故首宋次齊皆書人于楚人之上

夏大旱

姚承菴曰旱甚且久故志時以記災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程子曰宋率諸侯為會而蠻夷執會主諸侯莫違故以同執
書之

姚承菴曰宋襄意欲圖伯然德義不足以服人曹南之盟僅
能脅至近之曹至小之邾其餘未有從之者然曹且攜貳矣
當時楚人勢盛乘間以合諸侯不特陳蔡鄭許而魯且從之
此宋襄必求之楚將藉其令使諸侯之從已也抑知楚非族
類乘機與盟而意實將駕於其上主盟中國乎此于孟之會
各書爵而稱執宋公以伐宋蓋深悼宋襄之不知義而自取
戮辱之大可恨也

于孟之會宋雖首事然召致諸侯實楚也楚安肯致諸侯聽
宋之約束哉姑致而與盟者正將乘此示威以陵駕中國耳
宋不自度為楚所執以致伐而在會諸侯縮首聽命莫敢出
一言以相抗可謂有中國哉春秋不與其執故書執宋公以
伐宋在會于孟之下若曰同會諸侯共執之以共伐之云爾
其存中國之體立夷夏之防亦嚴矣哉

宋襄欲示威圖霸執滕子嬰齊今求楚致諸侯其身為人所
執執人與見執于人總之其不度義也盟鹿上使獻捷皆人

楚此獨子楚者何執宋公不得不稱爵則不得不爵諸侯爵諸侯不得不稱楚子耳然四夷雖大止稱子則抑之之意實寓其中雖然以楚子亞宋公位中國諸侯之上而曾莫見一救宋公之執者彼僭爵在會諸人其皆可自愧死哉

冬公伐邾

姚承菴曰按左傳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魯聲罪伐之似亦有名但為毋氏成風故則非方伯連帥之師耳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張氏曰僖公不與孟之會楚方求駕中國以魯為諸侯之望故假宋捷以威魯

姚承菴曰宋求諸侯于楚本足以致辱然楚約宋以乘車會以兵車執其可稱捷哉茲幸執而來獻捷蓋分明以威勢脅魯耳故特斥而稱人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汪氏曰春秋書公會諸侯盟者二盟于薄為宋請平于楚以釋其執盟于宋為宋請服于楚以釋其圍楚雖主盟而春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伯權予楚而憫中國之失伯也

姚承菴曰楚來獻捷時魯僖若與諸侯修文告之辭明宋之直正楚之罪楚人當情愧理屈歸宋公之不暇矣乃脅于其威會諸侯求盟于楚請宋公而後得釋正中楚人之詭計謂

之何哉然春秋于此不書公會楚子盟而曰公會諸侯盟于薄不書宋公歸自楚而曰釋宋公其會其盟其釋若皆中國諸侯自為之而於楚無與者此春秋所以立中國之防而全中國之體也

凡此等書法皆孔子特筆為魯諱為諸侯諱然實所以罪魯罪中國之不知義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張氏曰僖公非有崇明祀保小寡之公心而徒徇母之私意故無以服邾而致升陞之寇春秋書之亦不異於他日之伐取也

姚承菴曰按左傳伐邾取須句是反其君然須句來奔不見魯史且據此書法與僖二十五年楚圍陳納頓子于頓亦不相似左傳之言恐未可為信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杜氏曰怒鄭如楚故伐之

姚承菴曰宋襄雖不成霸然楚非可與之國也鄭棄宋如楚有反中國之罪故春秋於是師也各書爵以稱伐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張氏曰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耻也觀此則知春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

姚承菴曰魯無故伐邾取須句致邾師入我升陘又不設備而輕戰取敗是可恥也故春秋諱不書公但書及書戰以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張氏曰春秋以襄公主是戰則知聖人罪其悞諫求欲昧大義而徇小節以取敗國殄民自及其身之禍

姚承菴曰宋襄輕信楚盟而見執宜深加警惕求所以全勝之策乃不量力之不敵急欲雪孟之恥其一戰而取敗也宜哉書及書戰書敗績皆所以罪宋也

宋襄是箇不明大義的人但曉齊桓之托孤不知公子昭之不宜立但求諸侯之從已不知楚人之不宜會但知孟執之可恥不知泓之不宜戰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孫氏曰楚人敗宋于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以誅其惡

姚承菴曰齊孝非藉宋襄之力不能有國茲乘其敗討不與于齊之盟則鹿上之盟又何為與之反面為讐以惡報德真刑戮之民也春秋書爵書伐書圍蓋目其人舉其事而深誅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春秋要詳

卷之五

四

姚承菴曰魯方讐宋故卒而不葬

秋楚人伐陳

姚承菴曰陳未嘗貳於宋也楚伐宋之後鄭畏朝楚而陳尚遷延楚即誣以貳宋之罪伐之其暴橫如此

陳頓之爭始此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姚承菴曰志卒從其來告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姚承菴曰鄭執王使無王之罪不可逭也然王可啓狄師以伐之乎春秋但書狄伐鄭而沒其所以伐之事其意深矣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張氏曰天子無書出而特書出居于鄭如王者無敵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皆言其自取之

炎氏曰天子不言出獨襄王書出者自絕天位雖居于鄭猶若出在四海之外

姚承菴曰按左胡二傳襄王之出居其所自取也成何世界叔帶召戎伐京師已萌禍亂之階矣奔走踰十年而王復之宜示之大倫不至蘘狎立之綱紀俾無怨惡亂何由作今乃

帥非類之狄泄憤于叔伯之國而立其女為后又不致謹于
內外之閑使其淫泆於宮庭率致叔帶又召狄以內攻出奔
鄭汜其可復君天下哉書狄伐鄭即書天王出居于鄭其亦
不能為尊者諱矣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姚承菴曰同姓兄弟之國即有外侮猶宜念宗祖一脉相為
救援可懷詭計險謀使臣反其君下叛其上以快兼并之欲
乎此與他滅國者不同特書名以甚其罪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姚承菴曰蕩伯姬以姑逆婦非禮也然僖可自主昏以聽其
逆乎春秋責備重在魯

宋殺其大夫

姚承菴曰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蓋罪其君與國之用事者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姚承菴曰圍陳所以納頓子也是一事故不言遂

頓國小而鄰于陳楚之間陳欲迫而兼并之故前年楚伐陳
城頓而還此圍陳以納頓子保全微頓以示恩責義于陳以
示威其意皆豫為圖伯地也中國豈無諸侯哉胡不恤小國

以定其位而使夷狄之得行其義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姚承菴曰莒以元年鄆之後怨魯衛文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故為是會序先衛子者以其主是盟且以莒慶之為大夫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張氏曰十二月己盟今屢盟所以致齊之討也

姚承菴曰洮盟莒子不親至僖公必欲其來盟故是條序先莒子且以甯速之為大夫也

按洮向二盟魯皆可以已焉者聽衛為之所以致齊之討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劉氏曰以公追人就令勝之尚何可侈哉且是後齊復伐我明不畏魯甚矣數見卑侮猶以為大乎

姚承菴曰衛伐齊喪奉少奪長不為無罪然洮向二盟實平莒魯之怨齊何疑魯之黨衛而來侵耶故書人以著其惡然公則宜以義止其師耳不宜與較也親追至鄆弗及而後返不亦損國之威重乎故直書其至以著其非

夏齊人伐我北鄙

臨川吳氏曰衛平莒魯齊何與焉洮向之二盟雖實其過在

魯非齊人之所當問也齊孝公乃連與侵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衛之伐與魯之伐自取之也

姚承菴曰此書伐者齊以魯不服罪為辭耳然魯則何罪哉故斥其橫而人之

衛人伐齊

姚承菴曰衛以已平莒故致魯受師于齊故伐齊以為魯報然究之則亦忿兵耳人之

公子遂如楚乞師

高氏曰楚僭王矣而諸侯更推為盟主魯見侵伐於齊乃乞師於楚以伐之導夷狄以伐中國是禽獸將逼人天下之大變也書曰乞師深罪之也

姚承菴曰齊雖可伐然不念荆舒是懲而可反乞其師即引蠻夷殘中國計莫有舛于此者特書以為世戒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薛氏曰夔子之不名無滅道也

姚承菴曰夔楚同姓也曾無可滅之罪楚不是顧滅之而其君歸中國可無故而與為援即當時魯方乞楚師而楚適有此事故夫子特並書之冊

冬楚人伐宋圍緡

程子曰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

姚承菴曰按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楚因致伐焉然伐國而圍其邑不亦橫乎春秋人楚稱伐稱圍甚之也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姚承菴曰魯惡在一以字上借援強夷結讐與國雖能取齊之邑刷西鄙北鄙之恥實以其其恥耳書以書伐書取書至深著是舉之大辱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姚承菴曰此為公子遂帥師入杞起當時伯姬尚在其子來朝亦是修好于魯耳左傳謂杞用夷禮不知何據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姚承菴曰無責孝公他事只忘宋衛之德盟楚于國以伐宋盟狄于齊衛將其父攘夷匡夏之業一旦廢墜其人便可知了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姚承菴曰何葬之速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姚承菴曰杞姬尚在杞子來朝即有不共何至帥師以入其國乎分明欺其弱小耳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月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高氏曰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爵圍宋之後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於華夷之辨其嚴如此公畏楚之強而往為此盟以報乞師之恩耳

姚承菴曰圍宋之後何佳而諸侯各書其爵蓋楚雖欲恃力以主盟然陳蔡鄭許之君苟自立而不助其橫亦不至此極也唯是諸侯畏其威而先為所脅故楚得以肆其橫耳春秋人楚既不與其主盟而次列諸侯之爵若曰此數君者不但同楚之人而又在楚人之下者及魯往宋會盟夫子不書會楚但書曰會諸侯雖存本國之體其實謂此會此盟亦同陳蔡鄭許之君之所為也此為不舉之貶凡學者看到此間要見夫子書法之抑揚予奪煞有大不得已處

二十有八年春晉侵曹晉侯伐衛

朱子曰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亡不禮之私却只名謂治其從楚

平菴項氏曰晉方潛師侵曹出其不意衛固未以為慮忽焉揚聲以伐衛又出衛之不意魯人狼狽而徹戍楚人自宋而救之晉方與楚爭衛曹固幸於得紓忽焉回軍又出曹之不意徑入其國執其君以畀其仇經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明晉文之譎也

姚承菴曰晉文志在圖伯欲善宋以屈楚然不明出救宋之

師顯為伐楚之舉也但先事于侵曹再聲于伐衛使楚自解
宋圍然後因楚之救衛也糾齊宋與秦之師為城濮之戰其
用意蓋特詭矣且侵曹伐衛之師實修出亡不禮之怨此夫
子所謂譎而不正也以是圖伯不出齊桓下乎經書侵書伐
再書晉侯蓋斥言以著其罪耳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孫氏曰公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晉之兵力非買所能抗也
故買不卒戍而歸徐聞楚人救衛公懼楚之見討也乃殺買
以說焉內殘骨肉苟悅強夷書以著其惡

姚承菴曰公會盟于宋受楚約束遣公子買戍衛既而懼晉
之威也以不卒戍殺買以說于楚可謂無柰矣經不書殺書
刺且書其故貶自見也

楚人救衛

姚承菴曰衛服罪請盟晉文修怨不許也故春秋與楚恤患
之名甚晉文之深刻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臨川吳氏曰晉之用師于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
假道啓衛之釁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畧侵曹境不深
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
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戍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

既救衛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

姚承菴曰胡傳暴譎二字斷得妙稱晉侯者欲爵曹伯不得不爵晉侯耳

自晉侯侵曹至此皆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蓋晉侯本欲屈楚以主伯緣昔受楚惠不欲背之而實欲取之故用計若是之詭耳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平菴項氏曰楚自是不窺中國者十年

姚承菴曰據書法及戰字面春秋似不甚許晉者然楚執中國盟主諸侯不敢與之爭戰于泓中國不能與之敵魯乞師成穀以逼齊陳蔡鄭許合兵而圍宋曹衛亦受其節制成何世界晉文謂楚不大創不足以定國也故致戰取威而後霸業定是一戰也亦春秋所不可少者但跡所行事用譎為多故夫子書法若此蓋於深與之之中致深惜之之意也
參齊桓召陵之師看似為少異然晉文之楚之暴橫大異於齊桓之楚也桓次師于陘將以服強楚之心文主為是戰所以挫強楚之勢蓋不得不爾也但加兵曹衛以致楚又許復二國以攜楚拘宛春以怒楚退三舍以誘楚其作用則大異於齊桓身譎而不正夫子一句已斷盡了



無端又惹一箇秦師來入在齊師宋師下却羞中國
楚殺其大夫得臣

劉氏曰此殺有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使之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

姚承菴曰楚子知晉不可敵豈不能止其師但見子玉如此為請且與之師看其抵敵功績若何蓋亦有僥倖萬一之意耳及其敗績則罪子玉致之死然而棄師棄將之罪其誰任之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繫以累上之辭

衛侯出奔楚

張氏曰衛文公不禮晉文敵怨不當在其後嗣而文公報怨之意未嘗一日忘于心故衛人雖未嘗從楚圍伐宋齊而首伐之請盟弗許致其國人出君以說于晉皆盟主徇私之所致故曰衛之禍文公為之而衛侯不名責晉文也

姚承菴曰晉文念衛文不禮之故舉兵伐其後嗣已大非禮矣然使許其歛孟之盟衛將輸情於我諸侯相率服從以此執言伐楚豈不堂堂媿美齊桓哉乃初不許其盟致其國出君以為說及城濮之戰雖曰私許其復然其詭譎之情衛亦勘破故不得不出奔于楚耳自此以後衛兄弟相殘君臣交訟則誰任其咎焉此春秋書之冊而深咎晉文無主伯之量

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汪氏曰踐土于温諸侯皆先行朝禮而後盟會春秋皆先書
盟會而後書朝使若晉文合諸侯以尊王也王自來則不書
使若諸侯之往朝召王使狩則書王自狩使若因巡狩而朝
之也

姚承菴曰此本天王下勞晉侯春秋但書諸侯會盟于踐土
若曰晉文合諸侯以尊天子所以存王朝之體統也
此衛叔武也不居君禮故稱子

陳侯如衛

姚承菴曰陳侯本與楚今聞此會而來棄異即同其意有足
嘉者故春秋亟與其進

公朝于王所

高氏曰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今乃出王畿以從諸侯之會
尊卑倒植不可以訓故但書公朝王所而知天子在是矣不
書諸侯而獨書公朝此聖人之深意也

姚承菴曰禮聞朝于京師矣朝于方岳矣未聞朝于王所者
夫子傷天王下勞晉侯赴踐土之會尊卑倒植之不可訓也
故先書諸侯之會特筆起義曰公朝于王所見王者所至之
地即為王所而舉公以見其餘見當日羣會之諸侯皆朝于

春秋要解

卷之五

七

此地即如五載巡狩共朝于方岳之下也存欲墜之乾綱定莫踰之人紀皆在此等書法

會本晉侯之所召也曰公會朝本晉侯之所率也曰公朝魯臣記魯事合如此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高氏曰叔武雖不能避嫌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之信先期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專責衛侯也

家氏曰元咺奉叔武如會此亦征繕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於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

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洩其逃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而移之於其弟衛侯之罪大矣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

張氏曰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成公殺叔武雖可謂大弗友咺以臣而訟君可乎然亦晉文惡衛侯之心有以召之也

雖赴愬於晉而得志亦著其當誅之罪也姚承菴曰當晉文伐衛時國人出其君以說于晉元咺立叔

武奉如踐土之盟蓋未嘗以君禮自居也且請復衛侯聞至而喜則叔武之心可見矣唯衛侯信讒怒元咺之立叔武也

而殺其子且疑歸之有變也先期以入故前驅斃犬探知其心陽為不知叔武而射殺之既衛侯枕其股而哭之使殺斃

春秋要解 卷之五
犬亦詐為是以歸獄云爾春秋書名示絕且曰自楚復歸于衛則其所從來可以見矣元咺奔晉亦出無奈但以臣訟君非所為訓故亦書出奔以著其罪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姚承菴曰莊公已故矣魯辱亦甚矣伯姬何復為此非禮之歸耶

公子遂如齊

姚承菴曰魯嘗以楚師伐齊取穀齊未嘗忘也晉文主霸齊魯均往受盟故魯使公子遂聘齊講好以釋前怨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天王狩于河陽

臨川吳氏曰中國諸侯服楚而同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既敗蔡鄭即從晉陳雖後盟亦來如會獨許最小弱而猶不改圖故晉文此會蓋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赦之使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咺訴之於晉故晉聽其訴而又欲討衛也何氏曰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

趙氏曰為晉文避召天王之名也

臨川吳氏曰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晉侯故踐土之盟晉侯得以天王在會為榮而夸示諸侯今温之會晉侯又欲如

踐土故召王來狩於其國之地則天王又在會矣然踐土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體也會溫則晉實召王故書天王自狩存臣禮也

姚承菴曰按左傳會于溫討不服也討不服是霸者事然曷以召致天王晉文大合諸侯意在尊事天子然自嫌強大難入王城且恐諸侯之不能從也詭辭請王出狩因行朝事之禮是亦召致也而夫子謂此不可為訓故先書諸侯之會于前特筆起義曰天王狩于河陽若曰諸侯共聞天王將出狩河陽也先齊集于溫待其至也共行朝見之禮若朝于方岳之下也云爾此等書法皆夫子扶天常以立人紀處

踐土之會出自天王猶可言也于溫之會出于晉侯不可言也夫子以狩字替出一會字於溫外特出河陽字面煞有大關係在

壬申公朝于王所

姚承菴曰晉文之意欲致此狩以夸諸侯夫子之筆特著此朝以存名分

觀下書公至自圍許則知于溫之會原以討許召諸侯也以討許召諸侯而又召致天王以夸示故夫子特筆天王狩于河陽又特書公朝于王所以扶將墜之王綱以遏欲踰之霸志是謂名分之書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強歸之辭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臨川吳氏曰元咺譖訴衛侯之甚而晉侯怒之深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假託王命而廢黜之此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衛即別立公子瑕為君而無所忌憚挾伯主之威而易置其君如奕棊然咺之罪大矣奚啻當服今將之誅而已哉

姚承菴曰衛侯不為無罪但晉聽元咺之訴刑其臣執其君歸之于京師將假託王命以廢黜之則為太甚耳書人書執書歸之于京師皆以著晉文專擅之罪上方稱晉侯此即貶稱晉人春秋一字不輕假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姚承菴曰君臣無訟使廷辯曲直已失大體曲其君執歸于京師直其臣復歸諸本國大分安在哉毋論王法即伯討亦不若是須重看自晉二字

諸侯遂圍許

汪氏曰晉文之圍許雖曰討其不朝王所之罪實乃假公義以逞私憤也

姚承菴曰干溫之會本將討許特已致天王而不得不朝適有衛事而正可為辯故纔一了此即帥諸侯以圍許若有弗及焉者此挾天子令諸侯是晉文之極詭譎處須重看一遂字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蜀杜氏曰晉侯專執而罪之又專釋而歸之且逼使會諸侯圍許制服出於晉侯以見晉侯專之之甚也

姚承菴曰曹伯復歸于曹是正理特以其賂免也故生亦名之名義之所繫蓋如此然拘執逾年纔一得釋亟會圍許之役亦太共命哉此亦足以徵晉之威令矣此遂會諸侯圍許與上諸侯遂圍許一遂字正相照

看晉文此會執一諸侯釋一諸侯率諸侯以伐諸侯無不凜凜奉命亦稱強盛矣哉然獨恨其不明大義而專事詭譎故即以此加許未有成功耳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孫氏曰東夷微國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

姚承菴曰此東夷之君也何為乎來哉時魯侯在會守國者饋之芻米以許其來過矣

公至自圍許

姚承菴曰此行也有朝王一大事何不至而至自圍許蓋晉

為此會本意在于謀許也故從其初意至之且曰此行本在謀許今止亦圍許而已也

看三書圍許總見許未嘗服也詐力果足以服人哉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之大也

姚承菴曰此晉文三大盟會之一也何以書人而不爵踐土于溫致天王翟泉盟王子總皆非禮然就其中細論之踐土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猶順故皆曲為諱以存尊王之名若翟泉則可無盟矣乃召諸侯羣然叢聚

于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踐土于虎泣盟之比又無于溫懷自嫌之心下陵上替莫此為甚故春秋各人之以顯其慢王之實以深正晉文之罪此當合三會看方見夫子大斷案之收結處

不獨人列國先人王子虎見下之陵皆本于上之替也沒公不書且不至皆為魯諱而特書一會字自不可掩

秋大雨雹

姚承菴日記變也而事應自在

冬介葛盧來

姚承菴曰無故而來至于再其中必有所為也明年乃為侵

蕭事此夷何可與進哉不得與邠黎來來朝比

自古有識者凡遇外夷無故而來必謝卻之是正理

三十年春至正月

夏狄侵齊

臨川吳氏曰二十八年之冬會溫以圍許而許竟不服二十九年之夏盟翟泉謀伐鄭而鄭亦不畏至此年之夏狄敢於乘間而侵齊故晉文自城濮踐土而下伯業浸浸以衰至此亦可以自反矣而猶不然不圖攘狄而乃圍鄭可以見霸謀之不遠也

姚承菴曰按左傳則狄之此舉窺伺中國而為之者晉文何大較與國而啓夷狄之侵哉既又不能卻狄之師救援與國亦淺之乎其為霸矣

春秋凡書夷狄之侵皆有罪中國之意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臨川吳氏曰衛侯未入國而殺元咺稱國殺者誅之不以其罪也

高郵孫氏曰瑕見立於元咺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咺也

高氏曰先王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故生名之

姚承菴曰元咺以臣訟君君被執而咺偃然歸國假伯主之

權易置其君如奕碁然罪固不容誅矣然衛侯得請而歸也宜明著元咺之惡之必不可容也使之自盡又明表公子瑕之立之非其本意也使之自退而後復歸于衛以君其國其誰得而議諸今乃陰行其賂以殺元咺且忌公子瑕之在也而併及之於是始歸于衛則於咺非正名之討於瑕為克忌之刑其可謂知大義者乎故春秋稱國以殺咺而不去其官於瑕既書及且冠以公子而深著其受刑之枉其於衛侯則仍名之若自楚歸衛之日蓋深惡今日之殺瑕猶甚昔日之殺叔武而總非禮法之所容也書法之謹嚴蓋如此及云者以元咺故及公子瑕殺咺而併及瑕若是其殘忍也穀梁子待其殺而後入句誅透衛侯鄭心事

晉人秦人圍鄭

姚承菴曰晉文以出亡不禮故衛鄭唯踐土于温皆在而莫可啓釁茲以鄭之一不與翟泉也即連秦師圍之可謂義舉乎故人晉人秦稱圍以著其暴恩怨分明莫如晉文凡昔所不禮者無不讐報而獨深德秦人故城濮于温翟泉無不召致即圍鄭之師亦及也不意鄭燭之武厚薄一言深入秦穆之心而私與為盟自此秦晉之爭繼世莫解乃知其所以修怨者不足以見德其所以修德者適足以致怨譎而不正之謀總之非所以服人也春秋詳

書之冊蓋今後之覽觀者必先正其心術耳

介人侵蕭

姚承菴曰介夷昔日之來專為蕭也其奸惡如此故稱人而書侵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臨川吳氏曰魯素不與晉通好自文公霸後未嘗聘本欲初聘於晉但以王室既先來聘則不容不報故因聘晉之使令先至周而後如晉也慢王畏霸之情可見矣

姚承菴曰天王以兩朝王所故特使宰周公來聘可謂重其禮矣魯宜如何仰答者乃使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焉獨不能命一專使耶况晉未嘗聘魯也魯昉聘晉獨不能更後數日耶答王之禮兼以事霸行奉晉之意畧與尊王等魯倍其可與言侯度耶

宰周公不來公子遂不往其罪一如京師遂如晉其罪二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張氏曰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姚承菴曰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非我所強彼歸之曰歸按諸傳謂晉分曹所侵地亦是但晉已得地如何肯分與人有謂魯此時藉晉之威不以兵力而收復濟西故地若我有而我自取之者似為有理

公子遂如晉

汪氏曰寧周公來而使公子遂報聘則以二事出以復濟西之田則使遂再如晉僖公魯不思奄有龜蒙尺地皆天子之賜也胡乃慢於尊周而謹於事晉乎

姚承菴曰按左傳拜曹田也但聘在去冬今又拜賜似奉晉之太過禮耳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孫氏曰魯諸侯而用天子之祭僭孰甚焉故或因其瀆亂不時或因其災異示變以著其僭天子之惡也

姚承菴曰魯諸侯也安得郊蓋周公相成王初年嘗攝行郊祭魯後世聞見上世之有此也因僭用郊若三家僭用魯侯之禮樂云爾成王未嘗有此賜也夫子嘆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正謂周公之後不體周公秉禮之心僭用之一至于此耳非謂成王有此賜而魯子孫世行之之為非禮也

郊禮行於冬至夏十一月周正月也夏四月何為哉且郊安事卜而况於四卜哉自此以後成十年四月五卜郊襄七年四月三卜郊十一年四月四卜郊視為故事可嘆已

猶三望

朱子曰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

也

姚承菴曰魯有郊禘三家乃有雍徹之歌魯有三望季氏乃有泰山之旅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姚承菴曰據伯姬之情謂必親來乃可得婦藉援以存弱小然於禮其可以出閫闔乎於法其可以豫國事乎書此不獨譏伯姬併譏魯不宜與叔姬之來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臨川吳氏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晉霸然豈以晉文君狄之久而狎之與

家氏曰齊桓晚年不能救黃猶曰黃遠而力不逮也衛近於晉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尚何以為盟主哉

姚承菴曰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中國然者由晉文出亡在狄久感其惠深故狎而縱之也然衛至遷帝丘以避而晉曾無一旅之加一辭之及豈所稱伯主哉書狄罪狄併以罪晉也

僖元年邢遷夷儀下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此年衛遷帝丘下不見晉師之出但次年書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而已齊桓晉文之霸其相懸蓋如此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蜀杜氏曰衛人不遂討狄反與之平就而結盟春秋會戎狄猶不可况盟之乎

姚承菴曰去年衛受狄圍至遷都以避此讐可一日忘哉今自量其力不能聲罪致討則宜自固以養其威以圖後日之恢復可也乃乘其亂畧侵其境因其請急許其盟去狄曾幾何哉故再書人書侵書及以示貶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姚承菴曰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乃會鄆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此其功多于桓公事速于桓公名盛于桓公者然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伉矣盟于虎則悖矣此桓公之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

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為訓文公為元咺執其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為也夫子正譎之論其真一言以蔽哉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茅堂胡氏曰秦人滅滑而書入者不能有其地非未滅之也而肆其悖心無故滅人之罪著矣

姚承菴曰滑在莊之世與齊桓于幽之盟今雖弱小猶然一國也秦人敢入而滅之其罪可勝誅哉然所以召致之者杞子而所以養成之者晉文公也文藉秦力歸國無會不與無盟不同無從不從交莫有固於此者而非我族類終懷異心卒聽燭武之言以圖異因杞子之請以興師入滑而滅其國而于殺以後必至于強霸而後已晉文烏得諉其咎哉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姚承菴曰報二十八年公子遂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陳氏曰晉之伯秦有力焉自城濮以來無役不從也文公未葬襄公墨衰及姜戎要秦師于殽敗之秦晉之構怨自是始更三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是故外會師不言及特書及而晉侯貶稱人惡晉也

姚承菴曰按傳人晉狄秦皆由徇其臣懷利之謀是固然矣

然愚獨謂夫子之意則專罪晉也秦棄禮義之國謂有德於晉文也潛生窺伺圖謀進取已積于踐土于温之日矣唯是機有未便耳一入燭之武之言深然杞子之請過鄭入滑而來其心豈知有中國哉此夷狄之恒情不足責也獨晉襄在衰經之中應以禮義自處且以禮義止其師使彼自知退卻上也如其不已則以彼伐喪之惡告之諸侯命將以遏其旅曲直勝負亦未可必也何至汲汲與敵至引姜戎以為助哉吾恐雖敗秦于殽而所得不足以償所失也春秋大意蓋在于此若秦固狄道也夫子於狄乎何誅

癸巳葬晉文公

姚承菴曰據傳墨葬也墨葬禮所不載

狄侵齊

姚承菴曰按三十年狄侵齊左傳謂聞晉有鄭虞此狄侵齊左傳謂因晉喪則知狄未嘗不畏晉也晉自以出亡在狄久感其惠而縱之耳此從其狄而書侵固所以罪晉也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家氏曰齊桓之沒宋楚爭霸魯乘之以伐邾歲至于再今晉文方沒秦晉交兵魯又乘之以伐邾歲至于再每乘伯國之多事而侵陵小國春秋備書所以貶也

姚承菴曰升陘之役已十年矣魯君臣猶懷是怨間晉秦之
誑交伐邾以取利是可罪也况君已伐取訾婁臣又帥師伐
之不亦太甚乎

晉人敗狄于箕

臨川吳氏曰秦晉同會鄭秦擅及鄭盟晉文不忍伐其師狄
嘗侵齊又圍衛晉文縱其寇中國蓋出亡在狄歸國由秦皆
嘗受其惠也今晉襄紹伯唯恐伯威不立而伯業遂衰故汲
汲然以衰服從戎既敗秦而又敗狄也

姚承菴曰按左傳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則罪在狄矣
春秋何以人晉蓋晉文嘗出亡在狄矣感其惠而不忘侵齊
不救圍衛不救養成其惡至晉文沒而復侵齊且舉師伐晉
則其惡固不可不痛懲者但晉襄方在初喪宜鳴其伐喪之
罪使之自卻不已則告之諸侯令一偏裨帥師以致討未必
不取勝以立威也而乃墨緣臨戎以敗之于箕是亦狄而已
矣故書人書敗以示貶

齊桓伐楚而齊孝乃與盟于國齊桓攘狄而齊孝乃與盟于
邢今晉文與秦為盟而晉襄敗于穀晉文縱狄為橫而晉襄
敗于箕則晉襄遠逾于齊孝矣其稱再伯也固宜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姚承菴曰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僖公但使公子遂如京師遂

如晉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僖公乃躬往朝之何慢王而畏與
國至此哉經書如齊至自齊蓋深譏是行之可已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廬陵李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初歲
內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之奸蠹使
魯國既危而復安觀詩所頌如務農重穀春秋享祀立閼宮
復泮宮克淮夷牧垌野雖一時誇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
政事之修明君臣上下之協治槩可想矣但盟檉未返遽有
邾師之敗葵丘稍怠遂肆陽穀之樂則公豈真能以禮信輔
齊耶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從
楚孰若尊獎先代協贊姻鄰以為中國之重乃乞師蠻荆道
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後臧文仲之竊
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滅項會楚之失備見于經向非晉文肇
造一戰勝楚則中原左衽之禍僖公何以逭其責哉先儒曰
棄夏盟而即楚則有從狄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
節須句之功不足以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以洗至鄆
之恥此僖之不得全為賢侯也况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
公孫茲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
基皆肇于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也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襄陵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公以暗弱繼之
三桓之盛自僖公始率以專魯咎徵著矣
姚承菴曰周十二月夏十月也霜降已過宜小雪矣乃隕霜
不殺草李梅實有陽舒無陰慘能成歲乎天時人事之應可
想見已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張氏曰許自文公所不能致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
所不能至之許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襄公
承業之志自以為勤然不知忘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姚承菴曰晉文末年再三圍許而不服許誠有罪矣然晉襄
胡不增修文德乃乘敗秦敗狄之威約兵陳鄭伐先世所不
能致之國耶以威力求霸春秋所不與也故晉及陳鄭各書
人以示貶

春秋大全疑問要解卷之六

吳興嚴自完叔瑜父

纂輯

沈士冲彦升父

沈士端彦方父

費景輝孟孚父

王在初哲生父

校閱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姚承菴曰此即位與桓宣大不同然不請命于天子則非禮之甚也觀下文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則知此書公即位之意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汪氏曰諸侯五月而葬僖公薨至是三月而王臣來會葬者豈王室謹禮以懷諸侯唯恐失期而先至耶僖公未嘗遣使會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會葬公之葬比事以觀得失見矣姚承菴曰魯未嘗會葬天王天王乃命使來會葬魯侯不幾于倒植乎書之冊不獨譏

蓋深以罪魯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蜀杜氏曰諸侯即位當朝於王奉天子之命而為諸侯文公不朝于京師而王反錫之命故書天王以正其號錄錫命以志其過

姚承菴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當時天王雖微弱然魯為秉禮之國自宜請命京師也不朝請而反來錫命魯何以承此禮乎故特書以正文之罪

晉侯伐衛

姚承菴曰衛成怨晉文之執故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鄰國襄公修伯業先以其罪告于諸侯復聽先且居之言朝于王所乃命大夫伐衛極得名義之正故春秋書爵以正其伐此晉襄命大夫先且居等伐之也春秋苟其君意雖卿帥不書故此伐特書晉侯以是知凡師稱人者必探其本非義舉

春卷之六 卷之六 二
故人之以示貶耳曰此微者曰人曰將卑師少曰人吾不敢
盡信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孫氏曰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周錫之命受命矣又不自朝
而使臣往不臣之甚也

姚承菴曰不朝請而受王之寵命又不親往京師以拜命可
稱臣禮乎書叔孫待臣如京師罪魯文之不臣也

衛人伐晉

姚承菴曰晉討衛不朝因取戚田非是然衛獨不知自反其
非禮乃舉兵以相伐耶故書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臨川吳氏曰凡魯卿會外君直書不隱以見其非

姚承菴曰按左傳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往會之然禮卿不
得會諸侯也他日及晉處父盟或亦基此乎故書以示貶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頹

王氏曰頹亦弒其兄熊羆而得位者終不免商臣之禍天道
好還豈不昭然

姚承菴曰此楚事也何以書楚漸與盟中國且以其事非人
理所宜有也故書以為誡

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

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早辨則可以絕其禍不則未有不蒙首惡之誅者春秋之義責在君父蓋深契乎易之大旨也是故讀春秋者不可不先學易

公孫敖如齊

姚承菴曰據左傳但云如齊始聘未嘗云聘齊女也諸家皆以此為喪娶不知何所從來再考公子遂如齊納幣在次年之冬則此年公孫敖如齊或亦專在通好耳未可即以左傳始聘二字附會其為議聘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家氏曰秦有大惠於晉不可忘也前日秦乘晉喪而襲鄭襄公懼其凌軋逼弗獲已衰經即戎幸而一勝亦云可矣今孟明再至而晉襄負氣好勝親將禦敵復敗秦師以怨報德故君子責之

姚承菴曰前年晉敗秦于殽秦宜知自悔責乃復憤而舉師何為者然在晉則宜諭之辭命使之自卻汲汲與戰亦何為哉祇以益怒深怨耳春秋書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其罪主是戰者加於憤而與師者一等矣

丁丑作僖公主

姚承菴曰事死如事生虞主練主皆所依神不可緩也緩非禮矣書

春秋要解 卷之六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張氏曰盟于晉之都而君不出耻甚矣故諱之

姚承菴曰方晉之徵朝也魯宜以居喪辭萬不得已以往彼使與陽處父盟則宜明執與國之名分正言以折之彼雖強而屈于禮必將謝過之不暇矣魯君臣曾不見此乃降尊與盟甘心忍辱豈不大損國體哉經文但書其事沒公不書茲可識夫子深悼是盟之意矣

國家同一體面去年公孫敖可與晉侯會今年陽處父可與魯侯盟是以君子必先以禮自處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蜀杜氏曰春秋盟會未有外大夫別會於諸侯者垂隴之會譏政在於大夫也桓文之伯或盟王人或致天子是天子受制於諸侯也春秋不與之故書王人以先諸侯晉襄紹伯致諸侯而大夫會之是諸侯受制於大夫也春秋亦不與之故序諸侯以先士穀

姚承菴曰晉襄繼霸宜以禮接諸侯今垂隴之會乃使大夫與諸侯盟豈禮也哉春秋抑晉士穀于宋公陳侯鄭伯之下又以公孫敖加于會晉士穀之上所以正名分存國體著晉君臣凌忽與國之大罪也

魯以公孫敖往會宋公陳侯鄭伯似為非禮然主盟在晉但

使士穀則公孫敖相與為偶亦其宜也但在本國則會盟唯君是主不宜專之大夫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姚承菴曰書法在至于二字上若曰旱至若是之久而一不軫念乎非君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杜氏曰僖是閔兄嘗為臣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

姚承菴曰此專為躋僖公故特大事于大廟不知僖公雖兄閔公雖弟然僖嘗臣于閔也可升僖于閔之上哉罪案在躋之一字上

此只宜以君臣斷不宜以父子斷僖閔本兄弟或昭或穆同一世與父子昭穆各一世者不同當時有知禮者設僖公位于閔公之下同一世以昭兄弟之倫中隔焉以正君臣之分則得之矣

諸侯之事莫有大於禘祭者故稱大事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姚承菴曰秦既以忿兵取敗矣晉復樓諸侯以伐之不知此兵為何兵也殘民結怨莫此為甚故各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汪氏曰據春秋十二公皆不書納幣惟此年及莊公親往則

書之

姚承菴曰此年十二月方大祥即命行納幣嘉禮可謂秉禮之國乎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高氏曰魯使卿往則諸國必非微者獨得臣書名氏者詳內且明諸國皆卿行書人以貶之也

姚承菴曰所稱伯主者謂能伸大義於天下也楚商臣負弒逆之惡晉不能聲大義以致討乃約與國伐其脅從之小邦不亦可醜乎故春秋各稱人以示貶

夏五月王子虎卒

姚承菴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公之世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世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故各志其卒

秦人伐晉

茅堂胡氏曰濟河焚舟之師非義舉也自是而後不復報晉聖人取其終能悔而改爾

姚承菴曰尚書載秦敗于殽有悔過之辭矣乃不懲而戰于彭衙又為此濟河焚舟之役耶懷報復尚戰功蓋不可進中國之禮義也故尚書錄其辭春秋責其事

春秋經傳

卷之六

七

春秋要解 卷之六
秋楚人圍江

姚承菴曰江黃近楚而從齊楚人憾之甚矣前滅黃而兵未及江者時未暇也茲間晉無意南國故有是圍雨蝨于宋

姚承菴曰異甚且來告書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高氏曰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為盟也晉人於是請改盟夫盟已定矣又何改為公宜固辭乃復與盟皆非禮也

姚承菴曰以前未有朝聘而盟于其國者前年魯侯朝晉晉既以處父盟于其國矣今雖改盟猶要公之朝以約誓可謂有禮乎甚哉晉襄之敢為肆而魯文之重其辱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張氏曰楚商臣無父無君乃致患於江是禽獸逼人之甚以中國諸侯為已任者豈得安居而以討罪之任付之大夫而已乎晉襄不能率諸侯乘此時誅之此春秋特書以正其不能奉天討之罪也

姚承菴曰楚商臣負滔天之惡宜伐江以中國故受圍宜救然其伐其救皆宜合諸國之師聲罪以致討斯可禡亂逆之膽可伸中國之氣而區區之江其保全有不必言者今但命

春秋要解 卷之六
一大夫帥師云伐云救焉其辭緩其氣不揚其事若塞責而已者而可以屈人兵乎此處父之師僅門于方城一見息公之來即退避而無成功也春秋書伐楚以救江可以得晉侯之心而正其罪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姚承菴曰往朝而受盟且逾時廢朝正大失國體故書至以見辱

夏逆婦姜于齊

姚承菴曰自僖末年至今已三年矣豈不可娶即以前年納幣為非禮然不應誅其意直至于今娶之日也但失以卿往逆之禮自輕其配故不曰夫人婦直稱婦耳六禮不備貞女不行卿不逆而夫人行自輕其身故但稱姜去其氏耳愚謂春秋書法之意疑是如此若謂禫制未終思念娶事為春秋誅意之效則愚所未解也

經於出姜一則曰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齊一則曰夫人姜氏歸于齊然曷不以夫人婦正其始曰夫人者君夫人也君以為夫人誰不夫人之而逆不以卿則簡其禮矣在文公以為苟若而可而不知小人在側即因此以生凌忽之心而他日姦奪之端皆基于此春秋推見至隱故于此但書婦姜不書夫人婦姜氏此非譏出姜不足夫人于魯實罪文

公不重以夫人之禮也然則國君於妃偶大禮尚加慎重毋忽焉以落奸嬖之窺伺哉

婦者有姑之辭照宣成二世所書夫人婦看自明白傳謂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則愚所未解也

狄侵齊

汪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衰無攘却之謀而齊伯不紹故也

姚承菴曰晉敗狄于箕不四年狄復放肆如此抑晉襄攘卻之未力歟

狄楚人滅江

姚承菴曰晉但揚聲救江實不能救故江受圍周年而竟為楚所滅也若是則小國復何所恃哉書楚人滅江所以深罪晉也

晉侯伐秦

朱子曰謂書晉侯而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而以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

姚承菴曰夷狄肆橫於中國攘卻之師不可少故晉報王官之役書爵而稱伐也獨恨其能為報怨伐秦之師不為仗義伐楚之師耳

衛侯使甯俞來聘

姚承菴曰晉文之季衛成獨不朝晉晉襄伐之而尚未服也
陳侯為請于垂隴執孔達以說于晉自是甯俞代之為政從
晉以伐沈今來聘于魯事霸主睦友邦以為安社稷計國家
信不可無人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薛氏曰妾母為夫人僭也僭則何以取乎春秋不沒其實也
姚承菴曰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此即以夫人書志禮
之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賜

程子曰天子成妾母為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
已明稱叔存禮也

姚承菴曰用致夫人稱于國中耳茲致王臣歸含且賜則必
以成風之喪赴于京師矣是天王成之為夫人也如人倫王
法何書以譏王正罪魯之僭且肆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姚承菴曰薨葬禮並夫人志魯禮之變自此始

王使召伯來會葬

姚承菴曰歸含賜又來會葬恩數亦大稠疊哉再書王使可
見春秋上下之交矣
不識魯會葬王后否

春秋左傳卷之六
夏公孫敖如晉

姚承菴曰三年冬公如晉今又使卿往聘春王使歸含贈又使來會葬曾不遣一介仰答焉報王之慢事晉之謹何輕重之倒施也

秦人入郟

高氏曰郟蓋微國秦以其叛而入之後遂為楚所并姚承菴曰郟在秦楚界上即秦則楚討即楚則秦討今秦以貳楚入其國微小之邦柰何居虎狼之衝也

秋楚人滅六

臨川吳氏曰晉襄公死期將及故其志氣不能如初年之盛紹霸之業浸以衰微故西戎之秦南蠻之楚敢於肆行中國吞噬弱小而無所忌也

姚承菴曰六本服于楚者今叛楚即東夷豈其所欲哉而楚人竟滅之亦慘矣

夷狄之進止每視中國之盛衰西戎敢入郟南蠻敢滅六抑晉襄伯業之衰莫止其吞噬之橫耳春秋書夷狄之橫皆所以罪中國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七

姚承菴曰魯陳未嘗通聘行父欲迎婦于陳借聘禮以往茲可徵魯事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

姚承菴曰文公即位六年朝晉者再卿則比年往聘焉然京師之朝終其世不見也知有霸而已矣

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姚承菴曰戰殽以卻秦敗箕以剪狄伐許以離楚晉襄之復霸蓋亦有足稱者獨恨其後稍懈弛俾秦楚之復縱橫耳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姚承菴曰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非禮也故書以示譏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陸氏曰射姑專殺其惡易知晉侯漏言其責難見春秋之作明微也故以累上書之以戒天下之為人君者

姚承菴曰是時襄公已卒矣而稱國以殺者若曰處父今日之死由襄公漏言之故是襄公殺之也然先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繼書晉狐射姑出奔狄則射姑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蜀杜氏曰春秋志文公廢告朔而猶朝廟是幸其禮不盡廢

聖人愛禮之深意也

姚承菴曰不用朔字用月字極有意若曰閏原有是月也可無告乎猶者幸其不已之辭幸朝廟尚存而不已或告月之尚可復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汪氏曰僖公雖曰私其母家猶有崇明祀保小寡之義文公乘霸國之喪貪土地而舍逋逃其罪益甚矣

姚承菴曰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據左傳謂已反其君矣茲復伐邾取須句又為邾所取逐其君故也然魯聲罪取邑義應復反其君今乃寘邾文公子焉納叛臣而與邾抗豈前日崇明祀保小寡之義乎明書取須句于冊而謹其所與蓋所以深示貶也

遂城郛

杜氏曰因伐邾師以城郛備邾難

姚承菴曰遂字緊承上文來既納其叛臣守須句之地即重勞民力城內邑以防邾師之至不知此等舉動是何意思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杜氏曰不稱殺者及死者名殺者衆死者無罪姚承菴曰宋昭方即位欲去羣公子以啓亂階致公族悖逆

春秋要解 卷之六
而大夫之無罪者多被其殺戮經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明年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其君安在而使國人殺逐其臣之一至于此乎書殺稱人加甚于稱國以殺者明罪昭公不足以君國人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張氏曰如左氏說則當書晉人敗秦師于令狐今書晉及秦戰又不言敗者交貶之也然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且不書秦師之敗深罪晉人置君而不定也先蔑書奔使秦而逆公子雍罪之也

姚承菴曰晉此舉何為者哉舍適不立迎公子雍于秦及已立適不謝秦以卻其師乃先人以致其戰是其曲皆在晉也秦之失但在以師納公子雍耳書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不書秦人敗績則罪之輕重昭然矣先蔑初不審可否而往迎後不辭下軍而出奔則其罪有不待言者

狄侵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

姚承菴曰狄之侵魯間晉難也使晉襄尚在而狄敢至此哉魯間晉難伐邾狄間晉難侵魯其情一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春秋要解

卷之六

十五

許氏曰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大夫而主盟諸侯自
扈之會始也

姚承菴曰經明書公會矣左氏何以有後至之說即公後
至何以不列序諸侯而隱其不及也愚謂此條罪案全在晉
大夫三字上靈公初立諸侯皆至即其少也諸大夫豈不能
輔之以盟會乎乃趙盾自主其盟與諸侯為會夫子深不與
焉故不序列國之君但書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見此
盟非晉大夫之所宜主故不屑書列國之君之爵耳穀梁傳
曰其曰諸侯略之也深得夫子春秋之旨

冬徐伐莒

姚承菴曰徐本戎也後進而向中國之禮義故進而稱人今
間中國之無盟主也敢為伐莒之師春秋仍其本號而夷之
公孫敖如莒涖盟

高氏曰莒為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修洮之盟敖娶于莒故
許其盟而請往涖之

姚承菴曰涖者親治之謂也一見于僖三年公子友素信于
齊故往治其盟再見于此公孫敖素親于莒故往治其盟春
秋一字不苟下如此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春秋要詳

卷之六

七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姚承菴曰遂盾皆國主卿自相盟會豈魯晉無君耶且衡雍在王畿內即晉文會諸侯朝王之所何無忌憚若此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廬陵李氏曰內大夫特盟外大夫二公子遂會晉趙盾盟衡雍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是也此皆權臣專行之事而此為造端

姚承菴曰暴亦王畿采邑雒戎雖雜處王畿內然於魯何與者公子遂乃與盟會哉且壬午乙酉僅四日耳盟晉趙盾又

盟雒戎講信修睦何若是之汲汲也遂不臣魯無政可兩見

於此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張氏曰國君為天子斬衰教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廢君命而徒返已為不赦之罪况懷桑中之行而淫奔乎文公容其復而奔魯之無政刑也

姚承菴曰公孫敖不共君命罪不容誅矣獨怪僖公母子之喪天王加恩禮于魯何如者今天王訃至已三月可僅遣一

公孫敖而已乎及敖既不共命又不復遣他使魯于是乎滅天理無人道矣春秋詳書于冊蓋所以深罪魯文也傳專在

奔莒二字上發揮大失本旨

蝨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石氏曰前書宋人殺其大夫蓋言死者衆也此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蓋言官者殆盡也卿佐大夫君之所倚以立者也司馬司城國之所恃以安者也大夫既殺司城又奔枝葉皆落瓜牙盡去君孰與處哉

姚承菴曰當時公族之橫豈唯宋宋昭惡之亦是但除害以漸而馴化有方欲一決以為快則非矣况所與居職者皆已之私黨其何以壓衆乎然則司馬之殺司城之奔雖云國人之擅肆實昭之自致也經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出奔則宋昭不能君宋之罪殆甚于宋人之蔑其君者矣是謂春秋之筆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程子曰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求金故不云王使

汪氏曰不稱使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同求金固非常求而魯不供職貢罪亦見矣

姚承菴曰自王朝論冢宰秉國之均不宜以用度之闕令大夫下求於諸侯自魯論王朝加禮於僖公母子之喪葬亦已

厚矣天王訃至但使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奔遂不復使以
供天子之喪事可謂臣禮乎書之冊不獨譏周蓋深以罪魯
也

天人姜氏如齊

臨川吳氏曰出姜當是齊昭公女蓋有所不安而歸寧以懇
于父母云爾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姚承菴曰文公不親往且過時始遣大夫送葬故書以著罪
前年八月晉侯卒十月公子遂如晉葬去年八月天王崩十
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今年春毛伯來求金二月得臣
始往葬豈獨夷周于晉而已乎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姚承菴曰按襄公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穀將中軍
以先克之言而止故先都等陰使賊殺先克時趙盾秉政先
克其佐也惡先都等賊殺其佐不明正先都士穀鄭箕父之
罪而使羣下殺之夫士穀之徒以失職而謀亂其罪大矣然
陰使羣下殺先都士穀等其誰乎趙盾也趙盾秉國之政既
不厭諸大夫之心而先遏其賊殺之事又不明正諸大夫之
罪而且效其賊殺之謀此豈可稱刑政哉春秋先書晉人殺
其大夫先都又書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蓋深究諸

大夫之殺皆出于趙盾之專而假手於羣下也不然諸大夫不為無罪何皆不去其官且不稱國以殺而特稱國人哉人國人人趙盾也是春秋書法之謹嚴處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家氏曰姜氏始歸于魯不氏不書夫人至貶也今歸寧于齊書夫人姜氏如齊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體既貶之於前復正之於後皆所以垂法也夫人與國君儷體其出其至皆書辨上下之分示衆妾不與夫人等因歸寧而見義非為歸寧而得書也文公無正家之法強臣僭妾比而為姦庶子奪嫡有萌而不悟春秋特書以正之

姚承菴曰夫人之行不至此至者文公無正家之法強臣僭妾將有姦奪之事故夫子謹志之為後日夫人歸于齊起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王氏箋義曰晉自趙盾代士穀當國諸大夫不平之至是謀亂大夫死者五人向使晉從其君之命士穀將中軍箕鄭父之徒各登其職則此亂無由而作矣故春秋原晉亂之本由趙盾之代為中軍帥也既書殺先都又書殺士穀箕鄭父姚承菴曰箕鄭之死由士穀之失職士穀之死由趙盾之代其位也故書法若此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廬陵李氏曰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之時而趙盾不能防
微杜漸故使之得志於鄭得志於陳明年而有厥貉之次矣
陳氏云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春秋重貶之志楚莊伯事之
權輿歟

姚承菴曰楚自城濮以來其君臣何嘗一日忘鄭哉茲間晉
而伐鄭正嘗試中國之一大機也趙盾苟知出此力為救援
以振中國之威楚氛其可遏已今乃視為常役緩不及事師
至鄭楚已囚鄭公子去矣豈救焚拯溺之舉哉故凡救皆善
此各貶稱人蓋罪趙盾之不知救也

夏狄侵齊

張氏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姚承菴曰狄不侵齊五年矣茲見楚得氣去故復來侵耳此
可占中國夷狄之盛衰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姚承菴曰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書

冬楚子使椒來聘

孫氏曰自孟之會楚復稱人此稱楚子者以其慕義修聘進
之也

姚承菴曰楚商臣弑父與君滅江滅六且肆無忌而伐中國

春秋要辭

卷之六

廿

之鄭茲來聘魯豈誠有嚮慕之心哉但就其遣使一節儼然
執有禮幣而來大異於執戈以相向者聖人即進而與之書
曰楚子使椒來聘蓋亦取其一節之善耳若夷之駸強將漸
與中國並及魯因來聘宜思為不然之防又自默寓于書法
之內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高氏曰秦晉方不睦而魯數與晉通故秦人歸祿以觀魯之
情也夫祿所以送死者成風薨已四年其墓久矣而秦方以
祿為名魯不能以非禮却之將焉用此乎是以不君不大夫
不使皆狄之也狄之者未能用周禮也

張氏曰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祿於魯猶楚欲
圖北方而來聘也

姚承菴曰僖公尊妾毋成風已久即成風薨已五年餘矣
秦人何親于魯至此始來歸祿哉其意蓋藉此嘗試以觀魯
之情耳魯可進而受之乎經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蓋
不獨譏秦之不知禮抑傷魯自處于非禮故不能卻其來也
魯事晉甚謹秦將伐晉故來歸祿以間其交觀下文自見
楚使椒聘秦來歸祿此足為魯榮乎非也秦欲伐晉楚將圖
北方故先為結好之計以止其援耳戰國遠交近攻之策已
略見于此矣識微君子宜覘此無故之交之足懼不可幸其

聘其歸之足與也

葬曹莊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姚承菴曰臧文仲亦稱名大夫矣然自莊公以來與聞國政四十年魯無善政文公尤甚此夫子所稱竊位者歟

夏秦伐晉

高郵孫氏曰以其易世相讐交攻不已故不稱其人但曰秦者狄之也

姚承菴曰晉秦相讐已易世矣秦猶報復不已誠狄道也故春秋狄之且觀今日之伐晉則知去年歸櫨之意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姚承菴曰就當日之君臣論宜申宜受今將之誅然其所謀弒者弒君之商臣則義舉也獨恨其晚且不成耳春秋猶原其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姚承菴曰不雨一至于此而文公之心不一至于此

及蘇子盟于女栗

家氏曰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盟魯文公儻知事君之道辭不敢盟躬覲于京師而請職事焉可也今及蘇子盟不恭甚矣春秋雖為魯諱而貶魯之意深矣

姚承菴曰此蘇忿生之後國于温又稱温子是時頃王初立求親于魯命蘇子與魯盟浞公書及者諱不朝王但與蘇子盟耳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蜀杜氏曰春秋之文先諸夏而後夷狄此序楚子於蔡侯之上者蔡為中國諸侯與楚比周欲同力伐宋故序於楚下以示譏

姚承菴曰此本二事而聯書者狄方侵宋而楚又將為伐宋之舉也

狄來侵宋中國友邦宜何如為心者蔡侯乃首附楚次于厥貉將伺便以加于宋以憑陵于中國其罪可勝誅哉故特斥其人且抑居于楚子之下見楚之敢為肆者皆蔡侯厥貉之次有以傳之翼也此與他書爵者不同欲定次厥貉之罪不得不斥言蔡侯既斥言蔡侯不得不並書楚子耳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襄陵許氏曰楚侵伐書爵始此中國日替矣

姚承菴曰次于厥貉若遲疑而未行然實待人之釁耳故麇子一逃歸即加之伐

楚侵伐皆書于益強盛矣然是時中國無盟主即欲夷狄之不可得也

春秋要解 卷之六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姚承菴曰此會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未為非義然大夫自為會禮謀國事則諸侯之政擅之大夫矣故特書以志其始八年公子遂趙盾自盟于衡雍此年叔仲彭生卻缺自會于承筐

秋曹伯來朝

姚承菴曰即位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姚承菴曰魯聘宋始此據左傳復司城來奔者且賀楚師之不害也似猶有相倚相恤之義

狄侵齊

姚承菴曰十餘年間狄四侵齊矣于鄰之戒其可已乎此魯有于鹹之師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姚承菴曰照上必同一狄也或以長狄為將故三傳因生此語耳然毋論長狄與他狄但來侵者則宜驅之出境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姚承菴曰按莊八年邾降于齊師則邾已入齊為附庸矣此之來奔或為所迫故耶然於魯義不容受

杞伯來朝

春秋要解

卷之六

七

春秋要解 卷之六 十五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姚承菴曰按左傳於杞伯來朝下云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於子叔姬卒下云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非女則已適杞矣經何不書子叔姬來歸春秋將錄其未必詳其始不識杞何故以絕叔姬姑闕之以俟考

夏楚人圍巢

王氏曰王道之行小國各安其職而貢獻于天子及其衰也小國困於強暴不得保其社稷者多矣書者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

姚承菴曰按巢與舒六相鄰左傳云羣舒叛楚執舒子遂圍

巢是也然小國所馮依者大國也大國誅求無厭動輒受圍亦難乎其為保哉

秋滕子來朝

姚承菴曰按左傳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張氏曰秦人以賄結魯而魯亦以厚賄答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伯主之受兵比事以書而自見矣

姚承菴曰春秋此等書法亦因其來聘姑進之耳其實秦結魯好將以伐晉此左傳亟發之也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十年夏秦即伐晉今年秋

春秋要解

卷之六

其

秦伯使術來聘冬即與晉戰于河曲茲可識夷狄之情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穀氏曰秦晉黷兵殘民其罪甚矣故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也

姚承菴曰此條不言及無曲直之辭不言敗無勝負之辭是固然矣然究竟此戰何為哉晉計不早定以召戎秦納非其正以取怨遂非積怒易世不解而不知毒衆殃民之可痛二國其皆無人心者哉故各稱人以著貶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永嘉呂氏曰前此莒人請盟公孫敖如莒蒞盟則莒魯未始有怨也今城二邑而懼莒之難者以公孫敖之在焉故也

姚承菴曰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非其制貶興兵以城尤在所貶行父帥師一朝而城二邑何為哉無亦以公孫敖在莒故耳然自是以後莒魯爭鄆無已時乃知事有備釁者反以啓釁謀國者尚熟思而無妄動哉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姚承菴曰十三年來自某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已三見書矣

文公獨一不注念乎

世室屋壞

高氏曰世室者人君所常有事焉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又當以時黜聖之豈有將壞而不知者且又無淫雨之災而其屋自壞則其不知省也久矣

姚承菴日記曰春秋修其祖廟世室時宜展視時宜修葺可令至于壞乎至于屋壞其為祭主者可知矣

冬公如晉衛侯曾公于沓

臨川吳氏曰公往朝晉衛侯要之於路而與公會于沓欲因公以請平於晉也

姚承菴曰當時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耳今幸魯與晉合且聞將謀從于楚者故二君候公此行前後來會要皆求通于晉耳據禮會非其所然一出能致二國之附且聯來年新城之盟是亦一時輔伯之功也故春秋備書之冊

狄侵衛

姚承菴曰數年來狄數侵齊侵魯侵宋今又侵衛何無忌若此耶亦間中國之無伯耳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廬陵李氏曰沓棐之會乃衛鄭不忘晉伯而介魯以求通觀
鴻鴈載馳之賦其情可見矣

姚承菴曰雖至其國與其君盟猶愈與其臣盟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姚承菴曰十三年間公三如晉矣初及處父盟辱甚故不書
至次及晉侯盟雖于其國而稍有禮也故書其至茲與晉侯
盟禮雖如前而往來之間衛鄭就會于沓棐亦足為道路之
光也故書其至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家氏曰魯以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與南鄙之
師左氏乃謂邾人討魯之不敬彼小國安敢責禮於大國亦
修怨耳春秋聯書所以交致其責

姚承菴曰邾以取須句故因弔事修怨伐我非也然魯獨不
能以禮義諭止其師乎叔彭生帥師往伐曲直無以異也故
並書伐以示貶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姚承菴曰為商人弒舍起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
新城

高氏曰去冬衛鄭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

復附晉也

陳氏曰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
姚承菴曰是時楚方橫肆諸侯唯晉是視故去年公朝于晉
衛侯來會于沓公還自晉鄭侯來會于棐蓋懼楚之甚而汲
汲欲為此盟也知衛鄭則可知宋陳許曹之心矣故列爵志
日書曰同盟于新城晉主盟趙盾書名序列其下者嚴君臣
之分不與大夫主是盟也是春秋書法之謹嚴處

秋七月有書字入于北斗

汪氏曰春秋書字者三此年入北斗而兆宋齊晉之弒昭十
七年字于大辰而兆王子朝之禍哀十三年字于東方而吳
將為越所滅始而應在伯國繼而應在王室終而應在蠻夷
吳楚亦不能霸矣天變愈甚而世變愈極春秋蓋傷之也
姚承菴曰北斗有環域有星字入其中異甚矣君不修德為
環域能禁逆亂之橫入哉變異事應毫髮不爽所以禳變者
要先於修德

公至自會

姚承菴曰此會當時所不可少者故謹書其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汪氏曰宣子執伯國之政奉不正而奪正雖口隱之而其罪
亦甚矣

姚承菴曰晉納捷菑于邾豈無威力之助邾但辭以齊出矍且長即晉之強不足以強之書曰弗克納蓋困于理而自卻也此書法善邾為多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姚承菴曰敖廢命奔莒宜誅主齊為請不宜復此以月日志其卒者譏魯壞典刑以結前案且為後日齊歸其喪起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陸氏曰春秋之作本以懲奸惡若未逾年之君被弑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逾年而肆其凶惡故原情立義而以弑君書

姚承菴曰世子一嗣立舉國皆以君稱矣唯朝聘大禮則自以子稱耳今商人弑舍自是弑其君不必成之為君始重商人之弑也此等處要認得的確

宋公子哀來奔

陸氏曰奔者皆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之
姚承菴曰子哀潔身亂世其節可佳故特書字以示褒然不能見幾于未命之先又不能退託于受命之日不義其君而出似猶未見其善處也故書來奔而不氓其實春秋非與其人併謂來奔之為善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臨川吳氏曰齊舍年幼新立急欲求配居喪而娶文公之女故其逆其歸皆不書姬歸當是九月之末至齊而舍已被弑姬無所從故十月之初魯遣單伯往請叔姬

姚承菴曰單伯在魯為天子命大夫故必請而後遣遣命鄉以為請可謂重其事矣齊商人不以王命為重執單伯不遣歸且執子叔姬不與魯其罪惡可勝誅哉春秋謂其人男女異類也其執內外異所也故再斥齊人以著其惡經文自極明白左傳亦云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又執云者又執之也非并執之也胡氏乃云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吾不知其何所據也

單伯如齊請叔姬也必朝請于公所豈私請于叔姬所為齊所併執耶公穀無端為道淫之說可恨而諸儒之共為吠也可笑

齊人即商人也商人弑其君執王命之使且執其主母其惡特甚故春秋奪其爵稱人以正其罪若曰其人之惡有若是者耳

單伯雖魯大夫然命之天子魯侯不敢輕遣莊元年單伯逆王姬為王姬下嫁也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因齊請師于周也此單伯如齊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也而齊商人

敢擅執之是為大惡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臨川吳氏曰齊商人有可討之罪而魯弱不敢當齊之強使人與君女遭其執辱故上卿往聘于晉欲藉伯主之重請于齊以釋之也

姚承菴曰齊商人執單伯又執子叔姬魯不能義討其罪乃使上卿聘晉藉伯主之重以請釋于齊是為可恨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高郵孫氏曰昭公闇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間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

姚承菴曰按屈完來盟高子來盟皆春秋所予此書來盟獨可以專行無君罪乎十一年公子遂如晉華孫因是來結魯好稱來盟善之也

夏曹伯來朝

姚承菴曰十一年來朝今又來朝不翅如事天子之禮矣然是時諸侯唯強弱是視文公屢朝齊晉而不見答亦猶曹伯之于魯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姚承菴曰春秋明大義以教天下此論魯事豈因其二子之哀即寬赦之罪以著教耶是時商人行逆于國蔑視我魯單

伯承王命請昭姬則執之公孫敖負大惡死于齊故歸之魯不得已從其歸然後釋單伯釋子叔姬次第歸于魯春秋去年冬書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今年夏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書單伯至自齊秋書齊人侵我西鄙十二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其罪案昭然著于簡冊恨諸儒不比事以觀獨於此條從許翰之見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家記其事仲尼因而不改以教著教也獨不案前後諸齊人字面耶齊人者人商人也五齊人總同一書法

左傳載二子之請非誣但不識夫子春秋記魯齊之正意耳公羊傳脅我而歸之一語極勘得好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姚承菴曰文公謂此為先朝故事不知其非禮也

單伯至自齊

王氏曰內大夫適他國不以久近其歸未嘗書至惟被執而得反則以至書大夫國體一國之休戚係焉故也

姚承菴曰書單伯之至著商人蔑魯併蔑王命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姚承菴曰蔡與楚次厥貉不與新城之盟宜伐入之似過矣然蔡不服罪然後入之也觀經書戊申于伐蔡之下則知晉

春秋左傳卷之六
師之不遽入而夫子蓋深罪蔡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臨川吳氏曰魯無得罪於齊齊之興師無名故曰侵

姚承菴曰商人負大逆魯不加伐而反肆凌侮焉故稱人而書侵

季孫行父如晉

姚承菴曰行父此行特往告以齊侵故胡不自振至此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汪氏曰此年盟扈欲討齊而不果十七年會扈欲討宋而不能皆以賂而棄討賊之義故皆賂諸侯而不序

姚承菴曰是會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豈非義舉哉乃晉受齊賂不克而還列國亦無敢言者書曰諸侯會于扈不獨鄙諸侯之不足序亦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哉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家氏曰魯甥以弒殞魯女以執辱霸主不能討魯國所當問文公誠能赫然發憤請命天王大興師徒問齊人弒舍之罪縱未能以商人為戮亦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乃卑躬下氣以請叔姬置討賊之公義篤歸女之私情書齊人執子叔姬齊人歸子叔姬其執其釋在人閔姬而病魯也

姚承菴曰子叔姬何罪齊商人弒逆自絕而歸之且其歸也

以諸侯會扈故不則猶執未釋也其滅天道無人心如此故稱齊人以著其惡

以上稱齊人皆人商人也非齊人以商人為君之說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邪

高氏曰商人弑君自立諸侯會于扈謀伐之晉取賂而還是成商人為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為益無顧忌肆其威暴且恚魯仗晉以謀已故一歲而再侵魯惡魯而及曹非理甚矣凡伐不言入入其邪者甚之也

姚承菴曰商人弑君自立且執君之母執王之使其罪惡特深春秋於上五條皆人之正其罪也此與上侵西鄙事同乃陡而侯之何也此非與之也諸侯會于扈何為者竟受賂而寂寂哉商人至是始成其為侯無復忌憚矣故侯商人者罪晉與諸侯受賂而不知討罪之義也

一歲再侵魯又乘此伐曹且入其邪惡甚哉重看一遂字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程子曰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不及盟

廬陵李氏曰鄗之弗及魯畏齊而弗敢及也陽穀之弗及齊弱魯而弗見及也

姚承菴曰商人滅我親戚執我命使侵我邊鄙伐我與國可

宴然寘之懷已乎今不自愧不自振乃使其臣求盟以平往
日之隙竟不得盟而歸書曰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
弗及盟言我本欲及齊盟而齊弗及我盟也可赧甚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朱子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則此後不復告朔可知前閏月
之不告猶行朝廟之禮也於是朝廟亦不舉矣

姚承菴曰上書夏五月下書公四不視朔蓋追言之也諸侯
奉正朔告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不
視朔云者不承王命以授民之事也怠惰廢弛至于數四尚
可稱侯職哉尚可稱民牧哉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汪氏曰此盟魯有畏而強欲與之盟也然行父請盟則弗及
仲遂納賂則俯從商人之為君可知矣見弒於近習宜哉
冢氏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能扞齊况直而
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以其義吾何慊於彼
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賂求盟魯之君臣可愧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姚承菴曰有其築之莫可毀也毀用民力且彰前失故特書
譏之

此只但譏不宜毀不宜直推到弑父與君處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姚承菴曰庸乘楚饑帥百蠻叛楚是為可伐然何至夷其宗社乎若秦與巴助楚滅人之國抑又甚矣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姚承菴曰宋昭公無道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此衆所共惡者公子鮑素結諸大夫為外援又結襄夫人為內主故襄夫人密使人因衆惡而戮之今此案若但歸罪襄夫人公子鮑則昭公無道取惡於國人者其實既不可知若不書弑其君則襄夫人公子鮑與諸大夫國人之所共戮者

其罪又不可宥春秋推見至隱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既足以著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惡之罪而襄夫人以君祖母助公子鮑縱國人之弑其君其與弑之罪又不書而自見矣是天下至公之論是夫子春秋之筆

謂公子鮑結襄夫人為內主襄夫人竭心力助之則有此事謂襄夫人欲通公子鮑或恐其年不等未必有此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姚承菴曰晉合諸侯伐宋討曰何敢弑君此春秋以來所未有者乃不克討而成其亂則何如弗討哉左傳獨立文公而還一語大得春秋貶各稱人之意

好一个盟扈却受齊賂而退好一个伐宋却立文公而還知有利而已成何世界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汪氏曰鄆丘與穀之盟皆書及則二盟皆魯人汲汲欲盟非齊之急於盟也明年商人戒師期使無申池之禍則兵又至魯矣盟豈足恃哉

姚承菴曰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故齊猶以不親盟為討上書齊侯伐我西鄙有逼致其盟意下書公及齊侯盟于穀有乞免其伐意齊商人至是傲而日益盈魯文至是卑而日益索矣

諸侯會于扈

家氏曰兩扈之會諸侯不序春秋所以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也

姚承菴曰前扈之會謀齊今扈之會平宋皆受賂而退則凡所以糾合諸侯者皆責取賄賂以共成黨逆之事者也會何為哉伯安在哉故春秋於兩扈皆削晉伯斥稱諸侯而不列秋公至自穀

姚承菴曰脅盟而往幸盟而旋書至志辱也

冬公子遂如齊

姚承菴曰上卿納賂請盟又以兵脅往親盟盟後即使卿往聘卑屈亦何甚哉總在文公不克自振耳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姚承菴曰臺下不知何地總之非正寢也

總覽文公一傳只是一个偷惰自安耳後來寵嬖敬嬴致戕冢嗣是其惡也

秦伯瑩卒

高氏曰秦雖伯益之後本附庸也僻在西夷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時襄公有功於周室賜爵為伯穆公與於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盟會康公歸祿始與魯通好至是遂書其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姚承菴曰商人弑君自立宜稱賊以殺而稱弑其君殺商人者邠歆闖職也宜書盜而書齊人此何以故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為賊北面稱臣而君之者且三年于茲則已成其為君矣成其為君而一旦被弑可無以弑其君稱乎然舉齊之人雖北面以成其為君而據商人當日弑君以自立則舉齊之人皆得執鈇鉞以誅其為賊者而特偶出于歆職之手耳安得書盜而不書齊人乎此春秋書法蓋以弑其君罪齊通國之人而以齊人弑誅商人當日弑君之惡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姚承菴曰據左傳惠公立故且拜葬二事也宜並使然一使不可兼二事乎當時公子遂與敬嬴謀將殺適以立庶恐後日齊以為討故假此使事挾得臣同往請命于齊耳其實意原不在賀惠公之立與拜葬也此處要勘得明乃可以正公子遂之罪

冬十月子卒

姚承菴曰左傳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即子赤也

志月不日者其謀秘密不知其卒在何日也恐非不日見弑之說

但書卒不書卒于何所即不地以見弑也又何須不日以見弑

自古論治者以去讒遠色為首務國君昏于寵嬖委政大臣則妾媵權奸必相與謀賊君嗣以成其私計而君實不能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文公之謂也

子般子赤之被弑一也何以一名一不名莊公夫人無子般孟任出也不名無以見其立赤夫人之子文公之適也名分素定而安用名為乃知夫子春秋一名一不名皆有深意存焉不可草草看過

夫人姜氏歸于齊

高氏曰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于子卒之下則知惡及視皆死而無所依矣

姚承菴曰自古適庶之亂未有不始于妾媵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斯可為永鑒已

齊人弑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弑赤而歸出姜于齊皆可憐可憤之事

書子卒即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欲人于是求夫人之所以歸可知子之所以卒也

春秋者不必詳考多傳但細心默誦經文自得當時情事

如讀此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則宣公之所以立由嬖妾權奸構黨結援殺適以得之者此其為正案再讀明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則宣公之既立也嬖妾權奸急為求婚以結其奸納賂以安其位有若弗克焉者此是其結案又讀前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齊此是其起案再又讀前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則文公不重妃匹大禮致茲嬖妾權奸得藉為奸而卒致夫人子赤不得其所此又案之

所由起皆可細覽而自得者學者識得此竅春秋不難讀矣
季孫行父如齊

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
之也

姚承菴曰夫人方歸于齊行父即如齊者亦本齊甥恐齊聽
夫人之訴以為討也此必載賂而往無疑者魯國臣子于是
乎不可勝誅矣

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則行父雖不與謀
亦實知其情矣

莒弒其君庶其

茅堂胡氏曰他事則略至於弒君則必記其所由故或稱國
或稱人

姚承菴曰稱國以弒者其君無道其子其臣其民皆叛而弒
之不能斥其人也

傳載莒僕來奔事經文不書以宣公黨僕惡傷其類諱之也
然讀行父拒命之詞凜凜不少假借豈以此暗刺宣公耶抑
托莒僕以劫持其君耶

也今試亦而居其位可不稱即位乎持非天理人情之所

并宮對以味其昏明

然蕭許父非命之國稟稟不少謝辭豈以此部陳宣公明味
對難言對來夜事繼文不書以宣公當對其辭其辭之也
之不銷其入也

微承蕃曰蘇圃以燄管其孫無道其子其子其子皆殊而蘇
亥蘇入

春秋大全疑問要解卷之七

吳興嚴自完叔瑜父 纂輯

沈士冲彦升父 沈士端彦方父

費景輝孟孚父 王在初哲生父 校閱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姚承菴曰敬嬴與公子遂謀見接于齊侯而請之為謀此位
也今弒赤而居其位可不稱即位乎特非天理人情之所安
耳

公子遂如齊逆女

春秋要詳

卷之七

春秋要解 卷之七
家氏曰宣公繼世之初斬焉在疚而首遣大夫如齊逆女所遣者又同惡之大夫春秋書之所以著敬嬴襄仲弒君篡國之本謀亦以見齊惠無道黨其臣而使之弒君也蓋請昏割地魯所以自結於齊者皆在遂與得臣如齊之時故即位未幾而襄仲隨有逆女之行無何又以割地而出春秋書即位書逆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弒其君著齊人輔魯之篡俾弒其君蓋明王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家氏曰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遂挾齊以弒其君娶齊女為篡君之婦魯之家國實制於遂書以者著其罪也

姚承菴曰宣公居喪未暮也且前未見納幣于齊何公子遂即如齊逆女三月遂即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耶蓋遂於去秋雖見接于齊侯而請之然子赤齊出也子赤被弒夫人大歸能必其無愬乎齊一受夫人之愬赫然興師為討宣公不得安其位矣是以敬嬴與遂日夜為謀思娶齊之女而追其討故宣公今日即位公子遂明日即如齊逆女三月遂即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而喪娶與否皆所弗顧焉春秋推見至隱直書其事于冊令後人讀之知嬖妾敬嬴私事公子遂而以其子屬之也如此其相為謀殺世適兄弟逐主君夫人而立其

子也如此又深為謀娶齊之女以結好定其子之位也如此而宣公居喪之不宜娶與遂之不宜為宣公娶與齊女之不宜歸宣公之在喪者具見于書法之內是夫子春秋之筆非他人之所能修也

公子遂居公族之尊不宜為宣公逆女且文之出姜亦遂所納幣者能無汗顏乎

此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書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云舍族尊夫人也非也同姓之卿不宜逆女然逆女猶可言也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可言也故並去其族以別嫌也

敬嬴以子貴為國君母自然娶夫人婦春秋豈特稱婦姜二字以顯其罪顧出姜何人也主母也子赤何人也主母之適子也公子遂何人也主父之叔父也私事主父之叔父謀弑主母之適子因逐主母而已居夫人之位則其罪其惡雖潛隱于公子遂得臣如齊之時而實顯露于子卒夫人姜氏歸齊之日矣何待至今日之謀娶齊女特稱婦姜二字以顯其罪耶

稱夫人婦姜而去其氏若罪夫人然夫人一女子耳何知罪齊侯耳齊侯不知子赤之自齊出也又不知國女之不可嫁于居喪者也知有濟西之田而已矣

公子翬為桓弒隱即為桓逆女以結齊援公子遂為宣弒亦
即為宣逆女以通齊討其事同其惡同

夏季孫行父如齊

呂氏曰君母不正孽子篡立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免施施
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泯矣
姚承菴曰行父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豈不名大夫哉
而所為若此只緣身家念重朱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者歟
晉施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臨川吳氏曰河曲之戰至此八年矣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
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逐之也

姚承菴曰放者屏諸四裔晉衛同姓近國放有罪于衛晉視
衛為鄙耶

公會齊侯于平州

張氏曰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有霸主大國
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
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之嫡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
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

姚承菴曰前結婚好後歸濟西田方得此一會以定其位齊
何足責哉獨怪秉禮之國其君以賄寶土地事人而得國其
臣就中市恩而專權以取利不知名節為何物耳

公子遂如齊

汪氏曰遂得臣同如齊見公子接而請立之逆謀之始也今既定宣公而拜成于齊逆謀之終也

姚承菴曰去年既見接于齊侯而請立今平州之會合宜復

如齊以拜成也傳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一語極勘得明白

請婚割地當時原有此約故前番如齊以逆女此番如齊以

割田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高郵孫氏曰齊侯之罪隱而難見故明書取田以著其罪

姚承菴曰此取非攻取之取乃我授而與之彼承而取之者

也先人土地不思守而甘以與人為得國計魯宣其無人心

哉

秋邾子來朝

姚承菴曰邾子但知朝魯新君而不知此篡立之君之不宜

朝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家氏曰使鄭穆公從楚之後能以楚師討宋聲於境上問昭

公之故宋人必能以鮑為戮更議立君則不失其棄晉之初

志今乃與楚子俱侵陳遂侵宋此侵暴無名之師凌駕中夏

非討亂之舉也

姚承菴曰晉受宋賂而不討鄭謂晉不足與是也然曷以從楚乎又助楚以侵中國乎稱人于楚子之下而兩書侵陳侵宋蓋深罪鄭而且不與楚伯也書侵蔡遂伐楚是與齊霸書侵陳遂侵宋不與楚霸茲可見春秋之情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姚承菴曰此只宜就書法著其救陳之善毋究說到不救宋處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棊林伐鄭

臨川吳氏曰晉師即趙盾救陳之師也以四國之君在會故不稱趙盾而稱晉師也

姚承菴曰趙盾帥師救陳初無伐鄭之意宋與陳毒鄭深思報之而衛曹亦欣然來會同為伐鄭之謀故春秋序其爵書會晉師于棊林伐鄭若曰趙盾方帥師來列國諸侯即會是師為伐鄭之舉也此是據情直書其事非故抑趙盾之師于下謂臣疑于君不可為訓之說也觀是冬一則伐鄭而不競于楚次年一則伐宋而托辭以逃則趙盾之情見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高氏曰晉欲得秦而反加兵於他人之國適足以衆晉之敵爾此謬計也

姚承菴曰河曲之戰士會謂趙穿有寵而務不在軍事好勇而狂則今日侵崇謂秦急崇可以為求成計亦其狂不知事之言獨恨趙盾不能審而授之師為此無故之侵耳若謂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衆恐狂奴當日未便有此心也但若此狂奴一與兵權卒難收取後來桃園之事實基于此耳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帥師原不是小事

晉人宋人伐鄭

家氏曰鄭背華而即夷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輔之以篡今復偕宋伐鄭私也蓋鄭可伐也為宋而伐鄭則不可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張氏曰宋以弑君致寇而不服罪故書宋及猶曰華元為志乎是戰也

姚承菴曰去年鄭與楚子侵宋宋既為棠林之役報之矣冬又與晉人伐鄭遂致此役華元當國宜明大義以諭止鄭師否則慎固封守使鄭不得犯焉可也乃遽帥師出與之戰至于三軍大敗身且不免謂之何哉故春秋不書歸生伐宋但書宋及以著華元之罪

宋與鄭皆中國諸侯也因楚故自相殘使楚張益甚可恨哉

秦師伐晉

永嘉呂氏曰晉文之欲與楚爭也必得秦而後敢戰殺函之役晉襄度淺而先軫諸人見利乘便自是更相報復無有窮已楚方有陵駕中國之心鄭復背晉從楚以侵陳晉將與楚爭則通秦以軋楚可也否則置秦而勿問可也而盾之族子與侵崇之謀盾非病狂何故聽之是啓秦之爭也宋方敗於鄭而晉復病於秦非自致之而誰耶

姚承菴曰穿盾之情自是後事此但以無故之侵召有名之伐責穿之妄為謀盾之輕授師乃為公斷耳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杜氏曰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興諸侯之師將為宋報耻畏楚而還失伯者之義故貶稱人

姚承菴曰鄭背晉從楚正謂晉受宋賂以立賊也晉不知愧猶為宋報鄭可稱仗義執言之舉乎且趙盾亦非真欲伐鄭也受宋賂厚無奈其求故約與國一行耳觀其托辭而返則其情可見矣春秋書人書侵而不書伐煞有深意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程子曰趙穿弑君人誰不知若趙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

姚承菴曰盾專晉政二十年國內外知有盾不知有公公固

侈虐哉然實不堪其專欲殺之也盾私屬敢與公徒敵不復有臣禮矣是時非盾弒公則公殺盾勢固不兩立也穿盾之族子平日所最深信者承望其意以行弒盾初陽為不知而既亦不討其罪非首惡而何春秋書曰趙盾弒其君誅其心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姚承菴曰魯本不宜郊者郊牛口傷改卜又死乃不郊如不傷不死則郊矣不郊而猶三望是亦不可已矣乎故詳書以著其僭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陳氏曰楚伐陸渾窺周室也

姚承菴曰戎肆侵凌于中國則宜伐陸渾近在王畿未聞有所肆也楚執辭稱伐且至雒問周之鼎其橫惡可忍言哉故春秋斥子稱伐著其無王之罪

夏楚人侵鄭

家氏曰春秋繼伐陸渾而書楚人侵鄭惡楚莊圖伯之急也姚承菴曰鄭今背楚歸晉矣楚興師為討春秋所不與也故書人而稱侵

春秋經傳

卷之二

九

秋赤狄侵齊

姚承菴曰狄種非一書赤狄侵齊見中國無伯主非類之交侵也正氣弱邪氣侵固勢所必至哉

宋師圍曹

姚承菴曰宋鮑身為篡逆且逐武穆之族致曹之師乃不自反責恃衆強以圍曹故春秋特書以著其惡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剡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家氏曰莒郟所以爭為不平故耳齊魯求其平高者抑之下

者舉之以我之平而平彼之不平庶乎其可也而魯之於莒積不相下徒挾齊人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其不肯也宜哉宣公遽以兵加莒而取其一邑以已之不平求人之平况又因以為利無道甚矣

姚承菴曰莒剡二國相惡公為平之是也然平無私也私剡昏姻之國而挾齊以強莒其能服其心乎莒人不肯宜自反也乃加伐以取其邑義安在哉春秋詳書其故蓋著魯之失以戒後世之挾勢而徇利者

蔡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春秋要解

卷之七

六

永嘉呂氏曰宋欲弑而不敢發先以語歸生則歸生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勢在歸生而輕以徇人其為首惡宜矣姚承菴曰子公弑君之賊其惡易知歸生位上卿執大權不能鎮奸以遏其萌致為邪謀所脅反撓而從之何取于大臣哉春秋書為戎首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附惡人者所以示國討之公明事君之義也夫子論由求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與此正相發

赤狄侵齊

姚承菴曰赤狄又侵齊可以知齊之禦守矣可以傷中國之無伯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廬陵李氏曰此書子者胡氏所謂歸生弑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

姚承菴曰鄭有弑君之賊中國不能討夷狄討之春秋書楚子伐鄭所以傷中國也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高氏曰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至是亟朝於齊謹事大國以自固也

姚承菴曰宣公以篡得國全賴齊侯之力故薦之貨賄獻之
土田以定其位而不知卑屈適足以取侮安危榮辱係于齊
君大夫嘖笑之頃若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婚其女強委禽焉
而不能禦其何以自立于世故春書公如齊夏書公至自齊
而秋即書齊高固逆子叔姬之事是可為長嘆息已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家氏曰閭巷之人為強有力者脅之而昏且猶不受况於堂
堂之侯國乎脅而求昏已為不可而又以大夫伉禮於國君
所以陵暴魯國者甚矣嗚呼以千乘之國涕出而女於吳且
猶羞之而况於文鄰國之大夫者乎春秋書之責魯也責齊
也正高固陵犯之罪也

姚承菴曰高固挾齊之勢逆子叔姬非敵也而公自為主壓
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莫此為甚故春秋特書之為自卑取
辱者之戒

叔孫得臣卒

姚承菴曰公子遂如齊定弒立之謀得臣與之並使豈曰不
知其事知而不救將焉用彼相哉特書其卒蓋使尚論者指
為公子遂之黨耳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姚承菴曰據書法似罪高固叔姬併及齊然夫子之旨恐只

罪魯宣非禮得國為人所脅而婚而來辱朝廷羞宗廟為可恨耳

楚人伐鄭

姚承菴曰楚兵凡三至鄭矣上書楚子伐鄭者許其討鄭之賊也今賊之不討唯服鄭之為事故貶而稱人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高氏曰趙盾前會衛侯救陳今更與衛孫免加兵于其國故書侵以正主盟者之罪

姚承菴曰陳背晉即楚者以鄭棄楚而事晉晉無以討其亂又無以救其伐也晉不自反乃約衛孫免加兵焉則前會諸

侯以救陳者義安在哉故並斥名書侵以著其罪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汪氏曰他國大夫來盟皆公與之盟但言來而與公敵禮可知外大夫之仇尊魯君之失列不待貶而自著矣

姚承菴曰魯專事齊為晉所疑衛欲為晉致魯故遣良夫來盟此案在魯宣不能自立致人之疑而卒受侮上發揮

夏公會齊侯伐萊

王氏曰萊東夷小國初無召兵之釁公與齊侯伐之不過凌弱暴寡而已

姚承菴曰齊欲伐萊公隨其役故稱公會而不稱公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姚承菴曰聽役于齊至于踰時始歸曾不思毒衆之可憫卒致怨咨感動天變魯宣可辭其責哉書公至自伐萊隨書大旱可為萬世無故興師殃民動天者之戒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杜氏曰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

姚承菴曰此承良夫之盟而就會者公唯知事齊不知事晉

故往黑壤為晉所止而不及盟但書公會者為國諱也

魯君一不自立前年為齊所止今年為晉所止所謂自侮而後人侮者書此可為萬世戒

八年春公至自會

臨川吳氏曰宣公篡立自疑而不敢會晉衛欲為晉致魯故去春使孫良夫來盟而後去冬公與黑壤之會止公不得與盟之辱亦必懷疑而自危故此書至而自是不敢如晉矣姚承菴曰連書如齊至自齊今書公會至自會總見不能自立往來聽命于人再至受侮而不知恥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張氏曰罪其違君命也與公孫敖不至而復同

姚承菴曰遣遂如齊不過明已往晉出于不得已實無懷貳之意耳

公子遂主謀弑立不知託孤寄命之大義區區使命之禮節似又不足責者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廬陵李氏曰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

姚承菴曰仲遂之卒適與有事于大廟相會魯侯不
變故詳志之

仲遂逆賊本不宜卒但宣公恃之得位生而賜氏極加寵任則其死也偶遇廟事當盡鄉卒不繹之禮耳

上書公子此改一仲字既見魯宣非禮賜氏之失而問其所為賜氏故則遂之惡逆卒不宜書亦自見于言外此為化工之筆

戊子夫人嬴氏薨

家氏曰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弑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於是尊其母成風為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哀姜已終則僖亦未敢遽如此今敬嬴之事則異於是嬴以嬖妾私事襄仲弑子赤立宣公逐嫡母歸齊而已僭夫人之位出姜無罪為賊臣悖妾所逐不得與哀姜同例嬴與其子弑君逐母僭號

夫人亦不得與成風偶使遇齊桓則敬嬴襄仲皆當比而誅戮王室不競中國無伯得以肆行無忌孰知天道禍盈至是八年仲使齊死于路後八日嬴隕于魯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耳

姚承菴曰文十八年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此書夫人嬴氏薨分明嬴氏是妾亦從其夫人也者夫人之耳

晉師白狄伐秦

家氏曰不書及偶晉於狄亦狄晉耳

楚人滅蕭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姚承菴曰日食既是大變當參十月之詩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王氏曰春秋內葬十有九唯敬嬴定公二喪遇雨定公得國於逐君之賊敬嬴殺嫡立庶故於終事皆遭陰譴

姚承菴曰敬嬴一婦人耳私事奸權弑適君逐主母僭夫人號以國君養者八年惡甚宜誅而苟逃憲典今葬時始著天譴弗與安厝乃信恢恢之不漏也

論敬嬴宜遭此譴若論國制則葬時宜先修兩備

城平陽

廬陵李氏曰城平陽三傳俱無說豈非黑壤既歸魯仍事齊

故城邑以備晉乎

楚師伐陳

姚承菴曰陳以晉衛見侵棄楚而從晉楚又以為討書師書伐蓋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無伯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姚承菴曰公有母喪亦不忌而外出耶

夏仲孫蔑如京師

姚承菴曰齊無禮及也歲首即親往朝齊春王使來徵聘夏方遣大夫如京師事天子不如事大國之謹魯罪可知已

齊侯伐萊

姚承菴曰此齊事也何以書七年嘗會齊伐故並志之耳

秋取根牟

陳氏曰取言公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

姚承菴曰此小國也何干於魯而取之是時征伐自大夫出必大夫有所利而取之也故諱不言公耳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姚承菴曰晉主夏盟久矣成公繼業誠以大義倡天下其誰不服哉唯黑壤止魯公公以賂免則今扈之會固宜陳之不

至耳晉不自反責乃為林父之師雖曰師出有名然不以德
緩而唯以兵討則恐其未有成功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姚承菴曰會事已終而身猶在扈故不書卒于會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姚承菴曰凌小伐喪至圍其國橫甚矣故書人示貶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汪氏曰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者善則伐者之罪著矣

姚承菴曰楚加于鄭者屢矣今復以重兵至何堪此凌虐也

晉師之救甚得恤患之禮故上書楚子伐以著夷之橫下書

卻缺救以與晉之義

陳殺其大夫洩冶

張氏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方靈公君臣驅馳株林之

時冶知其不可諫潔身而去可矣至於褻慢朝廷秉服而戲

則立於其朝者雖欲默而不可得矣失於不能知幾而早辨

也

姚承菴曰洩冶之失在不能蚤諷諭以遏君之邪耳若目擊

淫泆之惡不憚殺身以極諫豈人所易能哉春秋稱國以殺

正其君大夫之罪蓋所以深與之也後學毋苛責冶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姚承菴曰宣公不一而往春秋不一而書蓋深著其自取侮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高氏曰元年書齊人取濟西田蓋魯以濟西之田賂齊而齊人取之也至是而歸者公比年朝齊齊侯感公朝事之勤因以歸之也故其取其歸皆謹書之

姚承菴曰濟西我土地也何以在齊而歸曰歸我則必有所以取我者且曰歸我田則必有所致其歸者我賂而彼取我順而彼歸其愧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子書法之意專重在

魯不在齊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張氏曰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強於齊故勢足以逼高國今日雖逐之而尚能復歸於齊如崔成之徒後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卒至凶于家禍于國也歟

家氏曰是歲至杼弑君蓋五六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為人所畏疑非杼之身也

姚承菴曰崔氏非崔杼不必論但據此書法一著齊惠寵任崔氏之失一著崔氏恃寵凌人之非一著高國素忌崔氏不稍容於其君方歿之日也之過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姚承菴曰往朝猶可言也奔喪不可言也魯宣事齊惠何一至此哉讀之令人愧赧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姚承菴曰如此宣淫即閭巷小人亦所不為何身為國君而昏放若此斥臣以弑蓋不獨討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

六月宋師伐滕

姚承菴曰自宋執嬰齊後滕已為宋私屬今必欲稍自立故宋圍之不已復加伐也稱師稱伐蓋甚宋之惡非滕真有可伐之罪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姚承菴曰魯宣不獨傾身於齊惠蓋傾心於齊惠也故生事死葬之以禮也如此

晉人宋人齊人曹人伐鄭

姚承菴曰桓文之霸攘夷狄以安中國故夷狄有所畏而中國有所恃晉襄以來日益不競而楚日益強大鄭居其間莫適從令今卻缺繼趙盾為政不敢犯荆楚之鋒不能討弑君

之賊但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遺之使夷國挾伏羲之名以風示天下則此之伐鄭何為者哉故各書人以示貶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姚承菴曰魯闕事天子之禮不可言定王始微示徵聘之意仲孫蔑一往厚賄之今又命貴弟報聘不幾太褻哉故自此後不復書王命蓋甚傷之也而魯罪可知已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象山陸氏曰魯之伐邾無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著矣

姚承菴曰宣公篡立惴惴自保唯恐人問子赤之故也茲稱兵于邾以取其地蓋欺晉伯之不振強齊之我援耳然下書公孫歸父如齊傳云伐邾故則魯之畏人亦太甚矣哉

大水

姚承菴曰七年大旱在伐萊之後是秋大水在伐邾之後水旱固不虛生哉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姚承菴曰行父如齊為初聘歸父如齊為邾故不逾時二使相及以徃凜凜稟命猶懼獲戾焉其何能自立哉

齊侯使國佐來聘

姚承菴曰據魯使之殷勤似宜一答然喪戚之中其可亟行吉禮乎傳所責者是也

饑

姚承菴曰入春秋百餘年魯未嘗書饑今大水之後書饑著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

楚子伐鄭

姚承菴曰是時士會救鄭諸侯戍鄭夫子皆削不書獨書楚子伐鄭蓋明以伯與楚也所傷深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汪氏曰盟辰陵書爵子之也予其謀討陳之賊也

姚承菴曰楚莊此盟將討夏徵舒也春秋所望者齊晉二大國齊方勤莒晉方會狄而討賊大義遺之楚莊雖欲不與其伯其可得乎故特書楚子於中國侯伯之上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蜀杜氏曰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以人魯也必書公孫歸父亦以志大夫之專也

姚承菴曰莒何罪哉齊惡其不事已伐之魯承其命會伐之而且委兵柄於歸父是何舉動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陳氏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羣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

姚承菴曰不能攘狄則已矣乃往其地與會焉亦狄而已矣書晉侯者著伯主之尊自變於夷狄之道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姚承菴曰弑君之賊人所宜討何問夏與夷哉唯是夏不能討夷討之是為可愧耳

稱楚人者衆辭也謂楚人猶能討賊不如諸夏之亡也

丁亥楚子入陳

姚承菴曰討徵舒所以平陳也入陳不已過乎此傳有蹊田奪牛之說也然先殺而後入則猶知討賊之為重蓋勝于先入曹而後執曹伯者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姚承菴曰公孫寧儀行父與君宣淫君由以弑其罪不減徵舒唯時陳逐二子二子啗楚而楚入之故復納二子于陳耳使楚子但殺徵舒不入陳不納二子其伯不居桓文上哉唯若所為乃稱楚莊耳然猶愈中國之不能討賊者故並列于桓文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姚承菴曰以討賊莖書然所以討賊者在楚不在中國此為可恨也

楚子圍鄭

姚承菴曰入陳自是入圍鄭自是圍春秋據事直書初無末減之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張氏曰經以林父及之者言林父之為志乎此戰也蓋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進退得宜勇怯中節林父上不能輔君討亂以行盟主之大義此行本為故

鄭而鄭已服楚士穀之徒恃強專制林父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則知楚之所以勝晉之所以敗皆林父主此戰之罪也

姚承菴曰晉以討陳大義遺楚已失着及為救鄭之師則楚已服鄭矣而林父不能返旆却從先穀之專制將焉用彼帥哉故書及書戰書敗績著林父棄師辱國之罪且見晉自此失伯使楚得專制於中國而莫之禁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汪氏曰楚莊滅蕭所以逼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已也



春秋要解 卷之七
姚承菴曰楚得陳鄭敗晉師遂深入中國憑陵諸夏滅人之國故斥書楚子以著其橫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姚承菴曰同盟曰恤病討貳是已獨恨其不盟于楚未伐陳之先而自失討賊之大義也又恨其既盟之後不能自固而亂用是長也故雖書同盟而各稱人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姚承菴曰伐陳失先後着其興衆也徒召釁於強楚耳若救陳則自渝其盟矣故於宋稱伐而書師於衛稱救而書人蓋兩罪之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姚承菴曰伐云者欲加之罪耳稱齊師甚其動大衆以虐小也

夏楚子伐宋

姚承菴曰楚方滅蕭以脅宋宋乃伐陳以怒楚楚有辭矣故子楚而稱伐

秋冬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高氏曰邲之役三帥皆欲還先穀固請戰遂及於敗至是以為討然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誅先穀為政不平殺者不受

治矣又族滅之惡之甚也

姚承菴曰先穀宜殺也獨恨不膏邲帥之鉞耳然主國者不能擇帥至為敵國所窺今始議殺已晚矣故稱國以殺而不
去其官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姚承菴曰孔達為衛社稷計非是若衛過聽其左計今殺之
以說于晉非刑也故與以累上之辭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姚承菴曰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可伐也然當時小國
唯強之適亦其勢然耳晉不自反自修復興爭鄭之師故直
稱晉侯以著其失

秋九月楚子圍宋

臨川吳氏曰宋前以救蕭而見伐今又以殺楚使而受圍楚
之洊食上國宋之挑釁強夷俱可罪也

姚承菴曰春秋內中國外夷狄此圍也責宋挑釁強夷是矣
若楚去年伐今年圍其橫暴可忍言哉書曰楚子圍宋固罪
其所以致圍者亦斥其所以圍人者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春秋要詳

卷之七

七

姚承菴曰魯宣德公子遂結齊侯以立已也故事齊謹任公子遂及其子歸父深齊亦素信狎其父子也故歸父敢伉與齊侯會齊侯亦肯降尊與會焉而魯政在大夫魯宣與歸父蓋亦俱忘其非禮也可慨已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圍也青宋
姚承菴曰楚子圍宋至今三時矣魯不能為援又不能自守乃薦賄以求免焉其何以立國哉無怪楚氛之日盛而中國之日夷也

會齊會楚皆公孫歸父行魯政蓋授之大夫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永嘉呂氏曰楚之圍宋軍罷食盡而將去矣宋人告急晉不能出師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伯也以見夷狄之恣橫也以見諸侯之有畏於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

姚承菴曰宋受楚圍至于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可謂效死勿去矣當時楚莊雖暴而有圍伯之心宋苟能以大義責楚楚未必不聽也不聽則終守死焉楚亦何以霸天下哉華元見不出此乃吐情實以求平非復前固守之意矣故春秋書人書及書平以罪宋若楚固不足責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高氏曰是時楚肆其疆園宋踰年晉不能救而反滅狄利其土地亦急於憂中國矣

姚承菴曰據左傳潞之惡在鄆都一人耳晉為親故討此人正之典刑撫安其國而還豈不稱義舉哉今大興師旅滅其國而虜其君非義也故春秋詳書之冊以著晉貪暴之罪當時楚氛甚惡然其圍宋也能與宋人平晉以其姊故與師討罪也乃滅潞氏以其君歸比事以書晉惡蓋浮于楚矣此中國失霸而楚得主盟于中夏也

秦人伐晉

姚承菴曰元年晉以侵崇故致秦之伐九年晉以白狄伐秦

至今不相構六七年矣茲秦之伐何為哉非間晉畧狄而乘其虛則執晉滅狄而聲其罪也書人書伐罪固兩分之矣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茅堂胡氏曰聖人之意只是罪袞王命專殺耳

姚承菴曰二伯王朝之上卿也王札子可專殺乎書之冊見王朝不能正其典所以不能令天下也

秋螽

姚承菴曰六七年來書大旱書大水書饑書螽不一而足今又書螽災戾蓋亦頻仍矣在官在民能無匱乏乎而言利剋民之議且自此起此春秋之所以謹書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姚承菴曰此大夫與大夫會與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同即以公事會然大非政體也

初稅畝

汪氏曰三代制田取民不過什一而其為法至周始詳密而周盡為人君者苟能謹守其中正之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宣公以篡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蝥蟧之變又不能斂奢以節國用而貽饑饉空乏之憂於是一旦紊先王之制更稅畝之法作法於貪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而賦民之力有加于古迄春秋之終而哀公用

田賦而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皆肇於宣公之作俑也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也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迄今不復豈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姚承菴曰什一中正之法三代所共守者宣公以篡得國不能修德以弭災唯知奉賂以結好致國空虛乃廢定制改為稅畝之法使萬世而下不復蒙世業而困重斂皆其作俑之罪也

魯國空虛大半費在事齊事晉上以後却為故事所以愈加稅而愈不足

冬蠶生

春秋要詳

卷之二

七

春秋要解 卷之七
姚承菴曰蝻生于蝻之後災無已時矣書

饑

張氏曰宣而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蝻蝻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姚承菴曰稅歛繁重蝻蝻為災而歲且薦饑民奈何為生哉五年之間而再書饑所以重傷民困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杜氏曰甲氏留吁赤狄之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盡其遺黨姚承菴曰假討賊以滅潞氏已為虐矣况興師不已盡滅甲氏及留吁乎經書人書滅書及深罪晉之不仁也

夏成周宣榭火

李氏堯俞曰榭者講武之所宣者其宣王之所為乎至是歷十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之迹又煨燼蓋痛之也

姚承菴曰周宣赫然中興尚於榭存其迹今一旦被火非獨宣之盛不可得而見而宣之迹亦煨燼而無遺矣書此蓋深致痛也

秋剡伯姬來歸

呂氏曰婦人既嫁而出人道之大者故書之

姚承菴曰按左傳出也然有被罪而出者有無罪而遭出者

總之則人倫之不幸也內女不幸故書之冊
冬大有年

姚承菴日記異也然此時此民亦賴有此耳勝於復書饑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程子曰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姚承菴曰志同欲也非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是同盟若所可

與矣然究所同心謀伐齊者不過欲釋其憤怒耳則亦何貴
此同盟哉

此為來年晉衛伐齊及成二年鞏之戰起

秋公至自會

姚承菴曰謀齊為釋憤計何事逾時遠出即書至譏此會之
可已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胙卒

王氏曰叔胙之生不名於策書則非卿矣死不目為公子則
未仕矣變文曰公弟合名與字卒之者知其賢而得書也

姚承菴曰稱弟明其得弟道且稱字以著其賢見其尤異于

他稱弟者然弟之所以稱賢者何由宣弑而非之也則宣不肖可知矣此春秋之深意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汪氏曰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於晉之會盟而恃其強大侵暴

小國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霸業始則君率衛以伐齊既而

正卿舉合境之兵偕魯衛曹以戰齊蓋非專以婦人笑客之

故也

姚承菴曰齊頃不謹于禮有可伐之罪故晉衛書爵以稱伐

然晉侯為釋憤故至與衛世子偕伐焉可以復伯乎是亦五

十步之走而已矣

公伐杞

姚承菴曰稱伐必加之罪也然是時公傾身于大國加兵于

小邦可稱有名之師乎書公書伐蓋著其失也然自是征伐

自大夫出無復書公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何氏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

姚承菴曰甚哉邾人之虐也僖十九年文公用鄆子于其會

今定公又戕鄆子于其國滅人理而悖天常可復以名爵與

哉故貶而稱人然鄆之臣子始不能守護以致其戕終不聞

春秋要解 卷之七 三
告諸侯以誅其罪亦何縮懦之至此也

甲戌楚子旅卒

姚承菴曰此楚君也本不足卒然宣公十年後春秋辭多予之而世稱楚莊與桓文等亦春秋一人哉

公孫歸父如晉

家氏曰歸父為宣公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助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強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哉宜其謀之不遂也

姚承菴曰按左傳歸父此行為欲去三家以張公室故然世

家盤據日久可藉外勢一挾而能去哉斯其計亦左矣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姚承菴曰宣公得國大畧與桓公相類其在位之舉動則不逮桓遠甚矣然桓薨于齊而宣獲正終焉是其幸也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茅堂胡氏曰歸父受命而聘晉雖已至于晉而反矣然而未復命于殯則不可謂已終事也歸父欲入而復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之惡其出奔賢於入也况又壇帷復命于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不失禮乎曰還曰至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

家氏曰季氏不以君薨為戚肆出悖言追仇既往首逐其腹
心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為春秋於公薨之
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

姚承菴曰據左傳壇帷復命云云似為有禮然曷不復命于
殯耶大臣事君以義進退以禮義禮所在不避斧鉞之誅可
至筮而遂奔耶諸家據左傳壇帷云云與其善愚獨據經文
遂奔二字著其罪若三家捐殯而忍於東門氏則其罪又不
必言矣

經文
遂奔

